

周星驰影片精彩对白

《鹿鼎记》

<之一>

龟奴：楼上楼下的姑娘，出来见客了！

韦小宝：各位观众，谢谢各位凑的这么近，站的这么直来听我说书！真是太给面子了，今天要说的人物就是天地会总舵主陈近南。有所谓平生不见陈近南，便称英雄也妄然，他身高八尺，腰围也是八尺。

嫖客：哇！那他不是四方的吗？韦小宝：四方就四方，真是的，八角形的都有我告诉你。他武功的名堂呢，称之为九天十地菩萨羊头啪啪霹雳金光雷电掌。一掌打处，方圆百里之内，不论人畜虾蚱跳蚤全都化成了飞灰呀！

嫖客：哎呀，好厉害呀！是不是骗人的？

韦小宝：唉！不过这个人行踪不定，飘忽无踪，但是我在街朝之下就曾经见过他半面！

嫖客：要么就见过，要么就没见过，哪有只会见半面的？

韦小宝：因为他就是遮了半边面嘛！傻瓜！

嫖客：对呀！

韦小宝：你没听说过“犹抱琵琶半遮面”吗？你真没读过书啊？笨猪！

嫖客：啊？

韦小宝：哈哈哈哈哈，虽然我只跟他见过半面，但是一见倾心，唏哩哗啦我就斩鸡头、烧黄纸，跟他结拜为兄弟！

龟奴：哎！你闭嘴，你个小王八旦胡说什么，害得他们都不招妓了。

韦小宝：哎？是他们自愿围在这儿听我说书，而不愿招妓的，而且招妓有害健康，好事一件啊！

龟奴：还说好事，你姐姐也是妓女呀！没人招她，你吃屎啊？

韦小宝：哎？吃屎有益身心，还是留给你吧！

龟奴：啊？叫我吃屎，我搞定你！

<之二>

陈近南：斩过鸡头，烧过黄纸，歃血为盟之后，韦小宝你就是我天地会的兄弟，暂时编入青木堂。我们有十大会规，二十大守则，三十大戒条，八十小戒条，如果犯了其中一条的话，就算你是我的徒弟，也要身受九九八十一刀而死。

韦小宝：不用那么费力，我一刀就死了。

陈近南：不要乱说话，起来！青木堂堂主惨死在熬拜爪牙的手上，我们一定要贯彻他的遗志，诛杀熬拜这个奸贼！同时，将满清皇帝跟清狗赶出关外，复我大明江山！

众人：反清复明！反清复明！反清复明！

韦小宝：反清复明！反清复明！

陈近南：现在我有一个极为危险的任务，希望能有兄弟自愿担任。

众人：有任务，有任务！

陈近南：我查到清宫里有一本《四十二章经》，里面记载了清廷在关外收藏一个大宝藏的秘密。如果我们能够知道这个大宝藏的秘密，我们就可以取回清朝在大明江山所搜刮的民脂民膏，而且还可以切断他们的龙脉！

众人：有道理！

陈近南：龙脉一断，那清狗的气数就已尽！而我们大明江山就指日可复！所以我想派人入宫去偷这几本经书！但是我知道这个任务非常的危险，可以说是九死一生，有谁不想去的就坐下！

众人：（纷纷拼死占座，韦小宝只因要坐的椅子上被陈近南钉了钉子而站了起来。）

陈近南：小宝，想不到你一加入本会就想立此奇功！

韦小宝：是呀！

陈近南：好，为师就成全你！

韦小宝：不是啊！因为真相是这样的，这把椅子……

陈近南：大丈夫一言九鼎，你知不知道背信弃义是犯了本会会规第八条，要斩一手一脚！

韦小宝：啊？这到底是天地会还是整人会啊！

陈近南：你跟我进来！

陈近南：小宝，你是个聪明人，我可以用聪明的方法跟人说话。外面的人就不行！

韦小宝：不解！

陈近南：读过书明事理的人，大多数已经在清廷里面当官了。所以我们要对抗清廷，就要用一些蠢一点的人。对付那些蠢人，就绝对不可以跟他们说真话，必须要用宗教形式来催眠他们，使他们觉得所做都是对的，所以“反清复明”只不过是个口号，跟“阿弥陀佛”其实是一样的。清朝一直欺压我们汉人，抢走我们的银两跟女人，所以我们要反清。

韦小宝：要反清抢回我们的钱跟女人，是不是，复不复明根本就是脱了裤子放屁，关人鸟事呀！行了，大家聪明人，了解！继续！

陈近南：总之，如果成功的话，就有无数的银两跟女人，你愿不愿意去呀？

韦小宝：愿意！只不过你刚才那句“九死一生”太吓人了！

陈近南：我可以教你绝世武功。

韦小宝：嗯？这么大一本我看要练个把月啊！

陈近南：这本只不过是绝世武功的目录，那边才是绝世武功的秘笈！

(对面是一堆书山)韦小宝：哇！看也要看一年啊！

陈近南：我是看了三年，练了三十年，才有今天的境界！

韦小宝：三十年，那我还有多少时间练？

陈近南：一晚！

韦小宝：噢！我还有一晚的时间练，那还不是“九死一生”啊！

陈近南：不是，看了就九死一生，不看就十死无生！

<之三>

海大富：干什么？

韦小宝：这边，公公，没有，我在欣赏你这副墨金眼镜，蛮不错的！

海大富：你懂得欣赏吗？

韦小宝：一点点！不过以公公你如此英俊挺拔，气宇不凡，还做太监做到长胡子这么有突破性，不必用眼睛也够酷的了！

海大富：你在取笑我小春子！

韦小宝：小人不敢！

海大富：哼！这撮胡子是假的！

韦小宝：嗯？

海大富：哼！太监是一个不完整的男人，这撮假胡子可以让我找到一点点的自尊心。

韦小宝：哇！

海大富：你又要干什么？

韦小宝：嗯，公公啊，你这玻璃瓶装的一坨一坨的是什么？

海大富：鞭！

韦小宝：鞭？

海大富：第一瓶是鹿鞭，第二瓶是虎鞭，第三瓶是牛鞭！

韦小宝：啊，第四瓶一定是大象鞭！

海大富：不是，是人鞭！是我净身的时候切下来的宝贝！

韦小宝：哇！原来你的也有这么大，我还以为只有我有。

小桂子：今天擦瓶子摆错了，那瓶才是，这瓶是萝卜！

韦小宝：嗯？我怎么什么都看不到啊？

小桂子：（将放大镜给韦小宝）用这个可以看得比较清楚一点！

韦小宝：噢，我看到了，哇！好精致呀！

海大富：我一岁就净身，算是了不起了。

韦小宝：我看帮你净身那位才真了不起呢！他眼力真好啊！

韦小宝：不好想尿尿。

海大富：用手一挥

韦小宝：公公，你尿尿是站着尿还是蹲着尿？

海大富：你说什么？
韦小宝：我看他是趴着尿。。
韦小宝：哇，尿尿也要排队啊！轮到我早挂了。管她那么多，朋友，一起尿不介意吧！
韦小宝：尿尿尿到七孔流血你也算是古今第一人。（回头看）
（大声尖叫）
海大富：小春子，你练的是什么武功，练的连辫子都翘起来了，这么厉害！
韦小宝：你面有好多....
海大富：好多什么？
韦小宝：好多....
海大富：死尸是吧！
韦小宝：（大惊）你怎么知道，你又怎么知道我辫子翘起来了。
海大富：我用眼睛看嘛！
韦小宝：你不是瞎了吗！
海大富：是谁告诉你我眼睛瞎了。
韦小宝：没有人啊！
海大富：要不是我身边的小太监全死光了，我不会破例在你没有净身之前带你入宫。今天晚上你跟小桂子到太后的寝宫帮我找一本书。
小桂子：不要啊，公公，每位小兄弟只要到了太后的寝宫第二天就会发现死在御花园，浑身上下结成冰。
韦小宝：我是新来的还可以说不去，你都来这么久了怎么说也说不过去。（转身对公公）等一下我劝他一个人去。
小桂子：（小声到）你不去我可要扁你了。
韦小宝：（被小桂子一拳打到脸上）不好，要请两个月病假休息。

多 隆：大人，唱得不好也不用哭嘛！
韦小宝：混账，我是因为伤心而哭，想不到敖拜这个奸贼搜刮了这么多民脂民膏，我是为国家为人民而哭的！
多 隆：噢，伟大，伟大呀韦大人！
小 兵：多大人！
多 隆：大人，初步点算敖拜的总家产一总是三十八万两！
韦小宝：这奸贼，居然捞到这么多钱！我这辈子最讨厌的就是贪污的，我一定要启奏皇上，将贪污的人五马分尸！
多 隆：大人，小人有一点点看错了，敖拜的家产应该是三百八十万两才对！
韦小宝：啊？仇恨似海洋，啊啊啊永难忘！我一定要再启奏皇上，恢复明朝对贪官的剥皮法，你知道是怎么样吗？
多 隆：怎么样的？
韦小宝：首先把你整个人呢，埋在沙里面，埋好，只露出个死人头，然后用把刀在头中间切开，打开个死人洞，然后再用水银灌进你的伤口里面，哇！你整个人就会奇痒难止呀！
多 隆：难止又怎么样啊？
韦小宝：难止就拼命找洞要钻了！这么敞开的头顶有个洞，哇里面皮也不要了，啾的一声就钻出来了！一不知何年何月得偿所望，觉不觉得痒啊，你？
多 隆：好痒啊，大人！卑职看清楚了，敖拜的总家产是一千三百八十万两，还有很多是没记录的，卑职建议把它们全都搬到大人俯上，等大人点清之后呢 再呈上去。大人。。。
韦小宝：好好。唉！干么这么多人跪在这里呀？
多 隆：回禀大人，这些全是敖拜的老婆。
韦小宝：啊？这么年轻，一定是被敖拜逼的，唉，真可怜，一看就知道她睡眠不足，晚上送到我家里让我跟她睡两个晚上。
多 隆：噢！
韦小宝：啊？敖拜真是心狠手辣，你看把她打得肿成这个样子，送到我家我慢慢帮她医！
多 隆：是！ 韦小宝：嗯？金毛狮王！敖拜通藩卖国，这个一定是洋鬼的女间谍，送到我家好

让我严刑拷问！

多 隆：知道了！

韦小宝：哇！黑鬼都有啊！也送到我家！

多 隆：这么黑也要啊！

韦小宝：晚上都是一样的！

多 隆：噢！

韦小宝：啊，敖拜这个王八，果然从八岁到八十岁都不放过啊！

多 隆：大人，你有点误会了，这不是敖拜的老婆，是敖拜的老母喂！要不要大小通吃呀？

韦小宝：送到你家去！

多 隆：送到我家干么？

韦小宝：家有一老，如有一宝，现在送一个宝给你，你应该请我吃宵夜了。

老太婆：好啊！

多 隆：好什么好，我扁你！

<之四>、清白

龟奴：楼上楼下的姑娘们见客了……

多隆：混蛋那混蛋！

韦小宝：臭鸡蛋那臭鸡蛋！

多隆：王八蛋那王八蛋！

韦小宝：王八蛋那王八蛋！

多隆：王八蛋那王八蛋！

韦小宝：王八蛋那王八蛋！

多隆：你输了，你是王八蛋！

韦小宝：你敢骂我是王八蛋，说我和我老姐是王八生的，你敢污蔑上司，我要罚你十万两银子。

韦春花：老弟呀，多大人是无意的。

多隆：是啊！

韦春花：你原谅他。

多隆：我是无意的。

韦小宝：噢？你这么袒护他，难道你们有一腿……？

韦春花：哎呀，瞧你这么说……

多隆：没有啊？

韦春花：那怎么可能呢？

多隆：我们是清白的！

韦春花：我们之间很纯洁的。纯洁的不得了呀！

多隆：是呀，我们是清白的！

韦小宝：哈哈哈哈哈……我看你们才是王八蛋呢！我讨厌看到你们，我要去嘘嘘。

韦小宝：嘿嘿嘿……啊……！

两个黑衣人将韦小宝拉入一间空房。

阿珂：不准吭声，韦小宝那个狗贼是不是在隔壁房间？

韦小宝：啊是，啊不不不，不是。

阿珂：到底是还是不是？

韦小宝：韦小宝跟你们有什么过节呀？

阿珂：他这个狗贼，助纣为虐，天下人个个得而诛之。

韦小宝：哎呀，老天有眼，我忍辱偷生这么多年，终于等到了这一天。多谢！

阿珂：你是……

韦小宝：我全家人都是被他害死的！我还被逼做了他的兔宝宝呢！啊！这个狗贼，人人得而诛之！你们快点杀了他，我准备放鞭炮去！

阿珂：等一下，你带我们去！

韦小宝：啊？这当然了，我先捡一下墨镜！

三人来到刚才的房间，多隆和韦春花在床上。

韦春花：啊呀，老弟呀，我们是清白的！

多隆：我们是清白的！

韦小宝：你这个王八蛋，不要吵！

多隆：王八蛋那王八蛋！王八蛋那王八蛋！这下我是王八蛋了！

韦小宝：怎么你还想抵赖呀，我现在恨不得切你的肉，扒你的皮，啃你的骨！

<之五> 救美

多隆跑出房间，正碰上韦小宝。

韦小宝：干嘛这么慌慌张张的？稳着点！

多隆：多隆，幸好我带了大队人马来！

韦小宝：当然了，你仇家这么多！

众侍卫和阿珂打在一处，慌乱中阿珂被利剑削去了帽子，露出长发。

韦小宝：哇噻，是个女的！哎呀，这个妞好正点哪！哎，不错嘛！

多隆：卑职明白，卑职明白！

韦小宝：住手，全部住手！

阿珂：你还不快走，你会没命的。

韦小宝：你放心，刚才我不知道你们真的是反清志士，到了现在这个地步，我没办法不表达我真正的身份。其实我就是射雕英雄的传人，东方不败的师傅，西方失败！

众侍卫：啊？西方失败！

多隆：啊？你就是专门主持正义的西方失败呀！你不要乱动呀，你乱动我就先杀了这两个女的！等一下，把毒酒拿给他喝！

侍卫：啊？毒酒？

韦小宝：哎呀，就是那壶！

侍卫如梦方醒，拿过酒壶。

韦小宝：什么，你……？

阿珂：啊！不能喝！

多隆：嘿嘿！不喝，他一喝之后就会迷失本性，如果在半个时辰之内没有女人陪他上床，他立刻就会化为血水了！

韦小宝：啊！！

阿南：不要喝！不要喝呀！

韦小宝拿过酒壶。

韦小宝：我不能连累你们（一口将酒喝完）我已经喝了，你快放了她们！

多隆：哈哈哈哈哈，好，我们走！

众侍卫：是！

韦小宝：哼，狗杂碎！啊，啊……

韦小宝毒药发作，倒在阿珂身上。

阿珂：你怎么了？

韦小宝：我毒发，啊，你救我！

阿珂：怎么救？

韦小宝：不行，一定要有个年轻女子陪我上床才能够解毒，不行，不行……

阿珂：如果我们两个跟西方大侠你……，那就可以救你了？

韦小宝：我心领了，我不能这么做！谢谢，你们快走！

阿珂：侠士舍身相救，阿珂和阿南永感大德，你死了以后，我们会多烧点东西给你。

《大话西游》完整对白

我会对那个女孩子说三个字…… 我爱你……

如果非要在这份爱上加个期限…… 我希望是……一万年！

《大话西游》

(突然紫霞拔出宝剑抵在至尊宝的咽喉上。)画外音：当时那把剑离我的喉咙只有0.01公分，但是四分之一炷香之后，那把剑的女主人将会彻底地爱上我，因为我决定说一个谎话。虽然本人生平说了无数的谎话，但是这一个我认为是最完美的……

紫霞：你再往前半步我就把你给杀了！

至尊宝：你应该这么做，我也应该死。曾经有一份真诚的爱情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我失去的时候我才后悔莫及。人世间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你的剑在我的咽喉上割下去吧！不用再犹豫了……

唐僧：悟空，你进来吧！（打开牢门让至尊宝进来）至尊宝：坦白说，我不是你徒弟，我更不想是你的徒弟！大师你慈悲为怀，你就放了我一马吧，好吗？

唐僧：悟空，你知不知道什么是铛铛铛铛铛？

至尊宝：什么铛铛铛铛？

唐僧：铛得铛铛铛铛，就是(唱道) On---ly you---！能伴我去西经；On---ly you---！能杀妖和除魔……

《喜剧之王》

尹天仇：CUT！精神一点，临时演员也是演员。现在我们不是在拍鬼片，虽然你们是扮演路人甲乙丙丁，但是一样是有生命、有灵魂的，尤其是这次我们能够有机会跟动作影后杜鹃儿同台演出，应该好好珍惜这个机会，精神一点好不好？

(回到摄影机旁)尹天仇：ACTION！

(十分不满意)尹天仇：CUT！

(道具一把把他揪开) SUNNY：你是谁呀？

尹天仇：啊，我是一个演员！

SUNNY：阿姨？

阿姨：来了。

SUNNY：这家伙干什么的？

阿姨：跑龙套的。

尹天仇：也就是演员。

SUNNY：有没有搞错，随随便便就让人动我的机器。

阿姨：对不起，SUNNY哥，刚才我去拉屎了，看着他闲着没事，就让他排一下走位。

SUNNY：哎呀，快给我找个有反应会演戏的人来，我这儿等着要呢！

阿姨：是。

尹天仇：哎，让我来。

SUNNY：你？

阿姨：啊。

SUNNY：啊，做个紧张的表情来看看！

尹天仇：啊，就紧张来说可以有好几种。

SUNNY：在医院等老婆生孩子那种吧。

尹天仇：啊.....SUNNY：儿子出世！

尹天仇：啊.....啊.....SUNNY：老婆死了！

尹天仇：.....SUNNY：儿子天才会叫爸爸。

尹天仇：哈.....SUNNY：鸡鸡长在头上，畸形！

尹天仇：噢.....SUNNY：中六合彩，头奖！

尹天仇：嘻嘻。

SUNNY：儿子死了！

尹天仇：啊！

(两眼一翻，晕了过去) SUNNY：老婆醒过来。

尹天仇：（没有反应）SUNNY：喂，老婆醒了？

尹天仇：啊，没有了，一个人要是受了太大打击，会进入精神官能的休克状态，不再有反应了。

SUNNY：KAO！还有没有其他的？

尹天仇：阿姨，我做错什么了吗？

阿姨：不知道你在干什么？

尹天仇：那我刚才的表演有什么问题吗？

阿姨：我说了不知道你在干什么？

喜剧之王

大海，澎湃……

男主角上……

天仇：努力！奋斗！

阴森恐怖的气氛，一群僵尸般的路人……

天仇：C U T！

临时演员停止走路，看着天仇。

天仇：精神点！临时演员也是演员。现在我们不是在排鬼片，虽然你们是扮演路人甲乙丙丁，但是一样是有生命，有灵魂的，尤其是我们这次有机会跟动作影后杜鹃儿同台演出，应该要好好珍惜这个机会。精神点好不好？A C T I O N！

镜头中再度出现一群僵尸般的的路人……

天仇：（恨铁不成钢）C U T！

来了一名副导，一把抓住天仇的头发，拽开。

副导：你是谁啊？

天仇：我是一个演员。

副导：（向着远处喊）阿姨！

上来一名中年妇女。

副导：这家伙干什么的？

霞姨：（一把推开天仇）跑龙套的，

天仇：也就是演员。

副导：有没有搞错，随随便便让人在这儿动机器啊？

霞姨：对不起啊，s u n n y哥，刚才我去拉屎了，看他闲着没事。就让他先排练一下位。

副导：哎呀～赶快给我找个有反应会演戏的来，我这还等着要呢！

天仇：让我来！

副导：（不相信）嗯～做个紧张的表情来看看。

天仇：（若有所思）就紧张来说，有好几种。

副导：在医院等老婆生孩子的那种啦。

天仇：……

副导：儿子出世。

天仇：（高兴）

副导：老婆死了

天仇：……

副导：儿子天才，会叫爸爸。

副导：鸡鸡长在头上，畸形。

副导：中六合彩……头奖！

副导：儿子死了。
（翻白眼，昏过去）
副导：老婆醒了。
（无反应）
副导：喂！老婆醒了！
天仇：没有啦，一个人要是受了太大的打击，就会进入精神官能的休克状态。不会再应了。
副导：（抓住天仇的头发，往后拽）靠！
（向前走）还有没有其他的？
（霞姨紧跟上）
天仇：阿姨，我做错什么啦？
霞姨：不知道你干什么！
天仇：那我刚才的表演有什么问题吗？
霞姨：我说了不知道你干什么。
副导：阿姨~~喂！你那跑龙套的，没一个灵啊！
霞姨：这几个都算是好的啦！
导演：（站在远处喊）SUNNY！好了没有？全都在这等着呢……
副导：行了行了，导演，我马上来，马上来啊。

（抓住天仇的领口）啊~就你了，换衣服，快！
（摄影棚内。人头涌动）
（天仇穿着神父的衣服，被推向一个指定位置）
副导：呐，站那儿啊~
天仇：知道。
导演：（指手画脚）灯光！（回应：灯光OK！）
 道具！（回应：道具完毕！）
 演员！
 （坐到凳子）STAND - BY！
天仇：对不起啊，导演。嗯……根据角色的背景性格呢，等一下演的时候，在节奏上我想再调皮一点，但是又带点矛盾，你看怎么样？
导演：好~开机！
摄影：樱校牛牛模？
剪接：三场四台1。ACTION！
（一枪将神父打死。天仇倒下）
……………（这里是莫文蔚西瓜皮大战，略去不说）
（神父还在后面摇摇摆摆）
导演：（站起）CUT！
娟儿：怎么啦？
导演：（指着天仇）后边那个人干什么？你已经死了！
副导：（冲上前）喂！你干什么！阿姨~~
霞姨：什么事啊SUNNY哥？
副导：那个跑龙套的搞什么？
导演：（上前来）你怎么死来死去都死不了啊？
天仇：因为我设计的角色性格是比较调皮的。所以我内心的潜在台词是不想死。
导演：（……）你不想死也得死啊！
天仇：其实我差点就死了，你再给我多一点点时间，我就死定了。
娟儿：喂！你知不知道一秒钟有多少格底片？
天仇：（高兴）有24格啊，娟姐。
娟儿：你知不知道刚才那个镜头有多少秒钟？
天仇：大概有一分钟。
娟儿：（气）你知不知道因为你不想死，浪费了多少秒、多少格底片、多少钱、和工作人员、的时间和心机啊！！
天仇：（哑然）
副导：（敲着天仇的脑袋）你干什么吃的！

娟儿：（训导演）拜托你们！跑龙套也要找些专业的嘛！换人重拍！

导演：（对着天仇发怒）机灵点！

副导：（对着天仇说）回家好好想想怎么死吧！

霞姨：（推着天仇离开）行了行了，SUNNY哥。

（摄影棚外）

天仇：阿姨，我做错什么啦？

霞姨：你不要再问我啦，我不知道你在干什么！走吧！

天仇：（恍然大悟）你提醒了我，我还要回街坊福利会开门，我很快就回来。

霞姨：你不用回来啦！拜托你啦！不要再让我背黑锅啦！

（摄影棚内）

副导：喂！你过来，会不会死呀！

成龙：哦。（走到导演面前）导演，你让我怎么死啊？

导演：中枪死，准备！（手比划成枪的样子）ACTION！

成龙：（倒地，挣扎一番，死去）行不行，导演？

导演：这样才对嘛，换衣服～

副导：走走走！

成龙：（点头哈腰）谢谢！谢谢！

（遇见天仇）

天仇：这位大哥，你在哪学的戏啊？

成龙：我没学过戏。

天仇：哎呀！你真是天才！

成龙：（拍拍天仇的肩膀）你用点心就行，啊～用点心！

天仇：（握拳，努力）

副导：（冲上来）你还在这里干吗？走啊！（推了天仇一把）

（出口处）

堆放起来的便当饭盒，天仇走出来。

（天仇顺手要拿一个饭盒，被另一只手抓住了）

剧务：干什么的？

天仇：剧务大哥你好！我想拿个便当！

剧务：（甩开天仇的手）还没发饭呢！

天仇：哦～因为我要先走，所以……

剧务：（站起）那你先走吧！知道为什么没发饭吗？就是因为你这个王八蛋！死来死去都不死！害的所有人都没饭吃，我也没吃饭啊！

（拿起一个饭盒，打开）你不是想吃饭吗？啊？

（丢到路边，一只狗？前来）跟它一起？吧！

天仇：（尴尬地走）

剧务：（唱）屎，你是一滩屎。命比蚁便宜。我开奔驰，你挖鼻屎。吃饭！？吃屎吧你！

（福利会院内，舞台上）

天仇：各位街坊，《雷雨》这出戏呢，是由中国文学名著改编的。这已经是家喻户晓的了。明天我当主角，大家是不是很想看啊？

（观众席只有一个小孩，其他的老人正在做健身操）

天仇：我跟你们约好了。

（来到那小孩面前）嘉嘉，明天吃完晚饭干什么？

嘉嘉：拉屎。

天仇：那拉完屎来看叔叔演戏，你说有多开心啊？最重要的是叫爹地，妈咪一起看，如果他们不来呢，那就哭，撒野，乱吐口水，直到他们来为止那就乖了，叔叔最疼嘉嘉了。

（使劲捏小孩的脸）

嘉嘉：（想走，被天仇一把抓住，拉回凳子上）

天仇：嘉嘉，如果我明天看不到你来，你的下场就跟这个娃娃一样。

（夺走小孩手上的玩具，将脑袋拧下来。）

（恶狠狠）听到没有？

嘉嘉：（哭……）

(办公桌前)

天仇：七叔，《雷雨》这出戏呢，明天晚上就要公演了，剧本你背熟了没有？

七叔：背熟了，你放心吧，我还做了首歌呢！老爷一看到丫鬟就唱：“You're beautiful, you're beautiful.....”

天仇：啊，七叔，主题曲呢，是由我来唱的。还有你演的这个老爷，他是中国人。

七叔：丫鬟一看到老爷，就唱：“You're so handsome, you're so smart, hank you very much.....”

天仇：七叔！七叔！

七叔：(继续唱)“Please to.....”

天仇：你不要这样子嘛！

七叔：“I accpt you.....”

天仇：七叔！你想开一点！来人，救命啊！

(商店旁)

天仇：早啊！洪爷！我们的《雷雨》马上就要公演了。我们再排练一次好不好？

洪爷：《雷雨》还要排练吗？《雷雨》就是讲义气嘛！那，出来混的，就要讲两样东西，第一呢，就是讲义气，第二呢，讲钱。那，讲义气就是说呢.....

天仇：《雷雨》是要讲义气，不过不要忽略那段感情戏。因为你的角色呢，最后是为爱情而被雷劈死的。

洪爷：那，说到劈呢，我告诉你啊！这个砍人，我们江湖上有两种，第一就是砍~~第二就是捅啊！

(卷起衣服)那，这条刀疤，就是被牛肉刀砍~~出来的。那，捅就是这么捅的。

(转身对着一个混混，装作一刀捅下的样子，混混没反应)

这小子新收的，不好意思，没有表情。

(对着另外一个小混混装捅刀)那，捅是这么捅的。

混A：哎呀！

洪爷：(恨铁不成钢)认真一点，再痛一点好不好啊！

混A：哎呀哎呀~

洪爷：你的演技实在太差啦！仇哥，替我教教他。

天仇：拿痛来说呢，根据俄国戏剧理论大师史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说法呢。应该从外到内，再由内反映出来的。来，你现在再试着做一次看看。

混A：(扭曲面孔)哎呀。

天仇：(指着他的脸)那，好很多了是吧？他的整个表演立体了很多。好，你现在再试一次！

混A：哎呀~哎呀.....

天仇：对了！多一点，再多一点.....

混A：哎呀~哎呀.....(痛不欲生)

天仇：让我再帮帮你好不好？

(上前使劲踩混混的脚，踩到扁下去)

混A：(.....到处抓)

洪爷：咦？这下行了，他现在好像开始撒竖了。

天仇：(拿来一个镜子，对准混A)来来来，你看清楚哦，这就是你的表情，记住这个感觉。

洪爷：认住啊记住啊，听到没有？走！

天仇：啊啊~明天晚上我们的《雷雨》呢？

洪爷：(挥手)《雷雨》不用排了，我们出来混的，答应了你，一定到！那，明天带个百八十个人来，.....(听不懂啊)

天仇：一定啊！

洪爷：你放心吧！

(转身，对混混)喂！快点。

(院子)

(有一个老人在打太极拳)

洪爷：快点去准备啊！

。T话呀 混A拉到地上)
喂！阿婆。你踩到我了。
阿婆：我……我没有啊。
洪爷：你踩到人没有感觉，你看他的脚，都扁了。
阿婆：（指着混A）是啊，还满头大汗。
洪爷：那几百块来，我讲义气帮你把他送到医院去。
阿婆：（摸衣袋）我没有啊。
洪爷：你看他的样子，都快死了！
阿婆：（掏出100块钱）我只有一百块……
洪爷：（一把夺过）拿来100块！
（拉起混A）做事啊！
（一切都被天仇所见）
天仇：（装作路过）啊？阿婆，你钱掉了。
阿婆：（捡起钱）啊，幸好。啊，先生……
天仇：你明天晚上有没有空？
阿婆：干什么？
天仇：街坊剧场要演出《雷雨》耶！
阿婆：《雷雨》？好啊！
（夜总会）
顾客：这位同学叫什么名字啊？
飘飘：飘飘啊，你呢？
顾客：我姓周。是不是真名啊？
飘飘：有名字你就叫嘛，问那么多干么？
顾客：你是不是真的学生啊？
飘飘：当然是真的啦！还是处女呢！正点吧！便宜你了大叔！哎~我们两个来划一拳。

顾客：我不会。
飘飘：划拳你都不会，你念过书没有？哎~Fanny，你来！哇~你肚子这么大！小心棺材盖不上盖。哥俩好啊！发财啊！喂！出来玩，开心点！你死老爸，开心点开心点！哥俩好啊！发大财啊！五魁首啊！八匹马啊！分！好，我喝。
妈桑：女儿，今天是学生妹初恋之夜！我拜托你收敛一下，像个学生好吗？你再这样被人投诉，我真的绕不了你了。
飘飘：什么学生妹初恋，全都是骗人。我要是像学生，就不用站在这了！
妈桑：啊~你还敢和妈顶嘴！
女A：妈咪，七号台的那个客人实在是好恶心啊，我受不了，我不做了！
妈桑：你们各个都在这挑客人呐！
飘飘：哦，不是，不是。你也是的，你有没有专业精神啊？转移视线吗
女A：什么转移视线呀？
飘飘：客人长的丑你就别看他的脸喽。也许他的耳朵漂亮就只看他的耳朵喽。嘴长的难看也许牙齿长的好看呐？你就光看他的牙喽。新来的也不好好学着点。（给妈桑点烟）我去搞定他。来啊，看我的。
妈桑：机灵点
飘飘：老板！
客人：（色咪咪的笑，飘飘看他的脸目瞪口呆）你好漂亮哦。
飘飘：怎么称呼呀老板？（飘飘转移视线看客人的脸，全是眼屎）
客人：我叫PIERRE呐。是个法国名字（飘飘看客人的鼻子，鼻毛像杂草），因为人家说我像法国人，所以起个法国名字。如果你觉得难叫的话，（飘飘看客人的耳朵，居然有一只虫子在爬）你可以叫我阿P，或叫阿ERRE都可以拉。呵呵呵！
飘飘捂着嘴跑开。
客人：哎，怎么了？
妈桑：你这臭丫头，平时那么嚣张？现在中招了吧？
飘飘：这也不能怪我呀妈咪，这真是“极品”呀！你有没有见过头发里有蟑螂的？
妈桑：是爬呀爬的那种还是会飞的？

飘飘：是爬呀爬的那种。

妈桑：你看看露露，和蟑螂玩的多开心呢。

客人正把一只蟑螂放在露露手臂上爬。

飘飘：（摇摇头）我认命了。

妈桑：那好了，你以后回来就做冷板凳吧，挑三拣四的，喝西北风就饱了，一个个都是这样！
哎，CONNIE把她的名字摘下来。

CONNIE：你又不是新来的，对着客人就是在演戏吗。你们的问题呀就是演技太差。

飘飘：那也没办法啊。

CONNIE：哎，我听人说有个家伙教人演戏不收钱，我带你去看看？

飘飘：教演戏？

（在片场）

导演：各部门，准备！

（大家走进摄影棚，天仇也往里混，被副导一把抓住）

副导：喂，又是你呀？

天仇：早，SUNNY哥。

副导：霞姨！

天仇 合家！我也在找她啊。

副导：我没发你通告，你来干嘛？

天仇：是这样的，上次你不是叫我回家想想怎么死吗？我想过了，又让我领悟到了一些新的启发。相信我现在的演出一定会让你更加满意的。

副导：如果是两年前，我就一刀捅死你！

天仇：哎，这个刀呢跟枪不同，中刀通常多是这个位置（指着自己的腋下，做中刀状），这里，要伤口大一点呢？脸上还会再痛苦一点，如果是被自己朋友出卖的话，还会（做惊讶状）我想不到……是你？啊啊啊。

副导：我干你娘

天仇：SUNNY哥，我只求演出，你就给我个机会吧。

副导：你想站这是吧？好那你站着吧，我不给钱啊！

天仇：不给钱我也做啊，我只求个便当就行了。

副导：便当不用钱买呀？快给我滚！

武术指导：SUNNY！

副导：武术指导什么事？

武术指导：你看看你找来的当死尸的道具！不行呀，太难看了！快找个象样的，等着用呐！

副导：是，是，是，行行，马上来啊。

片场

天仇躺在地上。

天仇：多谢照顾呀，SUNNY哥。

副导：喏，只有便当啊！

天仇：没问题，要不要先化个装呐？

副导：现在化。（一泥巴涂在天仇脸上？导演演员OK了。

导演：ACTION

（杜鹃儿率领一般人马翻着筋斗上场。被机关弹起来落在地上，继续厮杀，所有人倒地。一只蟑螂落在她靴子上。）

杜鹃儿：啊！蟑螂，蟑螂。

导演：还不过去帮忙？

蟑螂飞到了天仇身上。一群人用折凳，锤子在天仇身上乱打，天仇却纹丝不动。

众人：鹃姐，打死了你不用怕了。你没事吧？

摄影：导演能CUT了吗？

导演：还没CUT吗？CUT！

天仇醒来

杜鹃儿：行了，行了。打蟑螂嘛，用的着这样吗？（手里拿着锤子）看那个人有没有事。

天仇：啊，我没事，鹃姐，谢谢您关心。

杜鹃儿：你为什么不躲开呀？

天仇：哦，我不躲呢？是因为导演还没有喊：“CUT”。我既然是一个死尸，当然是不能动的。

杜鹃儿：听到没有？听到没有？

众人：听到了，听到了。

杜鹃儿：只要没有叫CUT就要继续演下去，这就是我经常跟你们说的（用手一指天仇）专业。你叫什么名字？

天仇：我叫尹天仇。

杜鹃儿：仪姐，给他一咖啡。?会把他的电话号码写下来。你，以后跟我开工。

天仇：多谢鹃姐关照。

杜鹃儿一边挥挥手一边对副导说：这个镜头OK吗？

副导：OK，军火马上就到，鹃姐换服装吧。

杜鹃儿：SUNNY。

副导：是

杜鹃儿：我拜托你呀，临时演员也很重要。就像那天那个神父，怎么死都死不了那个以后不要再找他来瞎搅和了。

副导：明白了鹃姐。

（天仇洗过脸回来。）

天仇：鹃姐，其实那个神父就是我。

（众人愕然。）

天仇：上次呢是这个样子……

（天仇一边说一边向鹃姐走去，被地毯拌到，咖啡撒了鹃姐一身。）

天仇：好险，好险，我帮你擦，帮你擦。

（转身拿毛巾，踩到了凳子打中了鹃姐。杜鹃儿摔在轨道上划了出去，前面一堆刀。天仇飞起一脚，把杜鹃儿踢出了轨道。杜鹃儿摔在了火药上，天仇也摔在了另一边。旁边却是开关。）

天仇：鹃姐，你没事吧？

（说着扑向杜鹃儿，没想到却碰到了火药的开关。杜鹃儿，飞向了天空。众人仰望。）

天仇：哇！好漂亮！（后排还有人照相）

（众人赶过去救杜鹃儿，天仇慌慌张张的，朝外跑，时不时回头看看有没有人追上来。路过便当时偷拿了一个便当。场务大叔躲在一旁包香蕉皮。看到天仇拿走了便当，随手把香蕉皮扔了出去，天仇一脚踩到香蕉皮滑倒在地，便当掉在地上。场务大叔走过来把便当扔给了一条狗，扬长而去。）

（街坊福利社）

CONNIE带着一班小姐走了进来。

CONNIE：喂，看门的。这里是不是有人教演戏呀？

天仇：我本身呢，从事艺术工作已经很多年了，不论是电影或者是电视都有很丰富的演出经验，也曾经在街坊剧场担任过创意总监，所以也使我这么的能歌善舞。

CONNIE：那就是说你教喽？

飘飘在后排看着天仇。

天仇：不敢说教，不过呢这里有很多的街坊都是戏剧的发烧友，都会喜欢来找我研究。

CONNIE：我们也是街坊介绍来的。

天仇：没问题，这边请。

飘飘：你呀！

天仇：哦？

飘飘：你不就是那出什么电影？啊叫什么来着？随便了，站在后面踩到香蕉皮摔到地上的那个家伙。

天仇：是呀。你有注意到我的演出呀。

飘飘：哈哈哈哈哈，你这个家伙，我还在想，是哪个倒霉鬼踩在香蕉皮还要摔在地上？你怎么不去死呀？

天仇：多谢；多谢。

飘飘：真她妈笨呀你！

天仇：过奖了，过奖了。

飘飘：你这个死跑龙套的。

天仇：啊，其实呢我是一个演员。

（众小姐哈哈大笑。）

天仇：那边请。

CONNIE：跑龙套的？

众人落座。

天仇：不知道我能为你们做些什么？

CONNIE：坦白的说吧，我们是坐台小姐。

天仇：哦，这个看的出来。

CONNIE：我们的舞厅呢在搞一个“学生妹初恋之夜”这些小姐们呀，说连一点初恋的感觉都做不出来。（对着小姐）你们怎么赚钱呐！

天仇：初恋呢，其实在我们很小的时候就已经有了，例如我们还是BABY的时候呢，看见了奶嘴就想要去吸它，这也是一种爱的表现。

飘飘：你在那吸什么狗屁奶嘴，你个死跑龙套的！

天仇：涓滴沂且桓鲛菰薄？

CONNIE：是呀，你吸什么狗屁奶嘴？

天仇：哦，我只是想由浅入深的给你们解释。

CONNIE：行了，你具体的说行了。

天仇：好，具体来说呢，首先外行要配合的上一个学生妹的形，而对话方面要抓住关键。例如：我爱你，我恨你什么的。如果能够在加上一点泪光呢，就会加强初恋的感染力。也就是这样。（开始酝酿眼泪）喏，看到了吗？这些泪水（众人看），在眼眶里面转呀转的。

飘飘：你有个狗屁泪水，在转呐，在转呐，你个死跑龙套的。

天仇：那，那，那，那，那，其实我是一个演员（天仇眼中真有了泪水）。

CONNIE：嘘

天仇：初学者如果要有泪水呢？可能需要一些道具辅助。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吃一些WASABI

飘飘：你又吃什么狗屁WASABI呀！（回头向CONNIE）喂，我们真的在这听这个死跑龙套的胡说八道啊？

天仇：小姐，如果你一定要叫我跑龙套的，你可不可以不要加一个“死”字在前面呀？

飘飘：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天仇：其实你们在出来卖的时候，如果能尊重别人一下，那么别人……

飘飘：你说谁是出来卖的？

天仇：对不起。

小姐：算了，我们是这样的嘛。

飘飘：我不喜欢让他说。（起身四处找家伙）

CONNIE：她就是这样的了，你不用理她的。没事，没事的。你不用怕，没事的。哎呀你不要惹事了，干什么呀？你不要搞了，听见没有啊！哎，没事，没事，没事。喂，哎呀你坐下吧，你在那干什么呀？我说你你怎么不听呀？

飘飘终于找到了一把趁手的折登，走向天仇，一下打了下去。

（夜总会）

CONNIE：我怎么知道那个家伙那么好玩儿呀，反正不用花钱去看看喽。

飘飘：要不是拦着我，我一脚……。

CONNIE：你就是嘴臭，叫你在客人面前收敛一下的嘛。

龙少爷：出去出去。（包房里哄出来一群小姐。）

妈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你呀，真没用。不好意思，马上就来了啊。CONNIE过来呀

。

CONNIE：什么事？DEBRA妈。

妈桑：龙少爷来啦，喝醉了，现在在那玩失恋，要找初恋情人呐。

CONNIE：满场都是学生妹，正合适呀。

妈桑：你看看，我手下的全都带来了，没一个合适头，痛死了。你看看桌子上，那些钱一寸一

天仇：死不瞑目就是这样，你想吓死人是吧，再来，自然一点。

飘飘：老师，早。

（两人四目相对许久）

天仇：好！现在我们来说说身体动作方面，例如拥抱了。你可以用你的方法来拥抱我一次。

（飘飘熄灭香烟，抱住了天仇）

天仇：干什么：

（飘飘双腿夹住了天仇）

飘飘：怎么？

天仇：不要动不动就劈开大腿夹人。

飘飘：不好意思，职业病。

天仇：要改啊，其实作为一个学生妹呢，不一定每一次都是由你采取主动，你也可以表现的羞答答的样子，让对方主动来拥抱你呀。

飘飘：又含什么狗屁答答呀？

天仇：就像我这个样子啊。

飘飘：哦，像鹤鹑那样是吧？

天仇：做啊。

（飘飘学天仇的样子）

天仇：哎，对了。对方看到你像鹤鹑一样，自然会忍不住来搂你了。（说着搂了过去）现在就可以把你的头依偎在对方的肩膀上面。

（飘飘闭上了眼睛）

天仇：干什么？

（飘飘又用大腿夹住了天仇。）

飘飘：不好意思，职业病。

天仇：一定要改啊。表面工夫就差不多了，如果在深入呢，就要问问你初恋的心态了。

飘飘：我没有初恋。

天仇：每一个人都有初恋呐？

飘飘：说了没有。

天仇：那也应该有一些很难忘的回忆？

飘飘：没有。

（飘飘陷入到回忆中，少女时的飘飘看着爱情小说，憧憬着未来。一个帅哥在不远处拿着一枝白玫瑰，像她招手。）

天仇：又或是听过令你很难忘的对白？

飘飘：没有。

（回忆：帅哥对飘飘说：我希望永远跟你在一起，答应我让我养你一辈子。飘飘靠在帅哥怀里，帅哥脱去飘飘的校服）

天仇：那一定有一些很难忘的遭遇。

飘飘：没有。

（回忆：帅哥打了飘飘一个耳光，飘飘哭着说：“叫我去卖？你说过养我的。”帅哥一把揪住飘飘的头发：“你不去卖我哪有钱呐，我没有钱怎么养你呀？恩！”

天仇：这样吧，你现在试着幻想一下我就是你的初恋男朋友。

（飘飘眼里充满了愤怒的火焰，狠狠的给了天仇一个耳光，夺门而出。）

（洪爷上）

洪爷：天仇，那上次“雷雨”那件事情呢，因为我有比大买卖所以没时间来，真是不好意思。反应热不热烈呀？

天仇：热烈呀。

洪爷：热烈就行了，呐下次我一定到。哎，旁边那有一群小孩在拍什么儿歌、MTV。没你的事吧？我有要紧事要躲开一下，你帮我带个手下去收那个保护费，帮他收拾一下造型呀。

天仇：语气呀。

洪爷：唉，对了，就交给你了。呐，你一定不会拒绝我我的吧？嘘！

一个四眼田鸡手拿甜筒走了过来。

四眼田鸡：多多指教，就在那里。

天仇：作为一个黑社会来说呢，首先就是从外型方面来设计，带个金项链就对了。那么

至于表情方面呢，要尽量装的凶神恶煞一点，来你试试看。

（四眼田鸡做凶的表情）

天仇：凶一点，给我点火。

（四眼田鸡拿出了打火机）

天仇：怒火。（四眼田鸡做怒火状，吃了一口甜筒）。把甜筒扔掉，哎，很不错了，对白方面你知道了？

四眼田鸡：大概知道。

天仇：那行了，我会一直在这里暗中指点你。

天仇坐在路边摊，四眼田鸡走像拍MTV的导演。

四眼田鸡：拍戏呀？

导演：是呀，什么事呀？

四眼田鸡：恩，我不记得了。

（四眼田鸡看看天仇，天仇作出数钱的样子。）

四眼田鸡：拍戏呀？

导演：不是，是儿童卡拉OK。

四眼田鸡：小朋友唱的？

两人高兴的一起唱起：BELI BALA，BELI BALA，BELI BALA。

（天仇在远处，作出怒火的样子。四眼田鸡也作出怒火的样子，但还同时唱着儿歌。）

导演：你干什么：

（天仇做出黑社会指人的样子，四眼田鸡一直保持这个姿势和导演说话。）

四眼田鸡：你知道吗，香港经济不景气。

导演：因为金融风暴嘛，都要怪哪个索罗斯。

四眼田鸡：还有很多因素呢。东南亚经济大崩溃，印尼大暴动，新加坡大贬值，香港又负增长，很多企业都千疮百孔啊。

导演：我看呐，还会引起新一轮的全球骨牌效应的大衰退呢。

四眼田鸡：哎，你对经济蛮有见解嘛。

导演：当然了，我以前在香港大学读经济的。

四眼田鸡：是吗？我今年毕业的。

导演：是吗？我96年毕业的，这张是我的名片。

四眼田鸡：原来是师兄啊。你好，你好。哎怎么你现在在拍卡拉OK啊？

导演：没办法了。你现在做什么工作？（天仇看他们说的很热闹，认为搞定了，就在一旁逗一个光屁股的小孩。）

四眼田鸡：我现在没事做，就先做黑社会喽。看到你们在拍戏，我是来收保护费的。

导演：基哥，友人来收保护费。

基哥：谁收保护费呀？

（四眼田鸡看着比自己高两头的基哥发呆。）

四眼田鸡：现在香港经济……

（基哥一脚踢过来）

基哥：是你呀！

（四眼田鸡回头看看远处的天仇，天仇正在逗小胖小孩，用手拍着小胖子，四眼田鸡上去就拍了基哥一下，基哥的手下要上去扁他，被基哥拦住。）

基哥：小子，你哪的？

（四眼田鸡又看天仇，天仇在用树枝逗小胖子的小鸡鸡，四眼田鸡也捡起一个树枝去挑基哥个老二）

基哥：靠，我你也敢耍？

（基哥上去就是一个耳光，四眼田鸡回头看看天仇，天仇正用手弹小胖子的鸡鸡，四眼田鸡颤颤巍巍的也弹了基哥一下，基哥大怒。）

基哥：把他拉起来。（被基哥暴打，这时天仇才发现四眼田鸡在挨打。四眼田鸡冲向天仇。）

天仇：别过来，别过来。

（四眼田鸡坐到天仇旁边）

天仇：别跟我说话，假装一个人。假装就你一个人，把电话拿起来假装的叫人。

四眼田鸡：我想回家。

天仇：还没喊CUT之前就一定要演下去，要有专业精神呀。

四眼田鸡：我想回家呀！（这时，基哥等已经开始收工了）

天仇：哎，他们走了，不用怕了，他们走了。赶快拿把刀冲过去挽回点面子呀！

四眼田鸡拿刀冲了过去，发现基哥没走，又回来了。

天仇：怎么样？

四眼田鸡：那个坏人没走。

天仇：要投入角色，你也是坏人呐，来点怒火！

四眼田鸡：我要吃甜筒。

天仇：吃你个屁呀（一个耳光），怒火！

（四眼田鸡发疯似的哭着冲了出去，冲到基哥跟前，又被打了几个耳光）

基哥：回家去吧！

（四眼田鸡，举着刀在基哥面前哭，就是不走。基哥很无奈的掏出20块钱，塞到四眼田鸡的口袋里）

基哥：我怕了你了。

（四眼田鸡还在哭，天仇走了过来）

天仇：你怎么了？你做的很好啊。

洪爷：哇，你怎么搞成这样呀？

天仇：刚才全靠他的坚持演出，终于收到了20块。

洪爷：那你哭什么？在天后庙前能够收到20块钱的保护费，也算是扬名立足的第一步。

这个造型不错，保持住啊！以后就用这招去收保护费。仇哥，你真行，幸亏了你。

天仇：别这么说。

洪爷：这20块钱，庆功，吃牛杂碎。哈，哈，哈。

（片场）

天仇：那个大学生就拿着两把菜刀，就这样大声叫着冲了过去，那叫声向鬼哭狼嚎一样，他彻底把一个黑社会的精髓演绎了出来。就全靠他坚持的演出终于被他收到了20块保护费。

霞姨：你说什么？

天仇：坚持呀，霞姨。其实我可以，你再帮帮忙，我现在对于拿刀有新的体验了，很适合牡剑片。

霞姨：你想怎么样？你还嫌害的我不够呀？还敢叫我再帮你呀！走吧！

副导：喂。

霞姨：对不起，SUNNY哥他马上走。

副导：找你呢，化妆摆位了，走吧。

天仇：多谢。

副导：导演替身OK了。

导演：不是说找不到吗？耽误时间！

副导：现在找到了。你行不行？

天仇：没问题，能够做鹃姐的替身，我会全力以赴的。

副导：导演OK了。

导演：点火（道具在天仇的胳膊上点着了火）

天仇：导演，等一会我除了热之外可不可以在多表演一种孤独的冷啊？

导演：：你尽情做吧，反正你不要把头转过来让我看到明白吗？

天仇：明白。

导演：点火，站好了别动啊。准备，喂怎么有鸽子在那里呀？

摄影：导演我特意放在那里的，上个镜头有鸽子呀。

导演：一会拍的时候，鸽子飞来飞去会扇到火呀，拿走。

（鸽子被拿走）

摄影：导演摆两只鸽子在那意境会高一点呀。

导演：有多高？

摄影：有多高就很难说了，因为高的定义是很抽象的，总之就是高了。

导演：摆上去看看。替身不要把头转过来。

副导：怎么样导演？

导演：是高啊。那，我们试试鸽子头对着我，试试鸽子屁股对着我，拿开一只，准备，哎，还是不要鸽子了把他拿走。准备啊，耶，打火机呢？（副导的连忙给导演点烟，半天也没点着，导演走向天仇）兄弟借个火。

霞姨：导演这里有。

导演：真的有吗？点的着吗？

霞姨：能（导演点着烟）

导演：那快点，快点，准备。READY，站好了别动啊，开机，ACTION。

（天仇终于受不住热到在了地上，工作人员，熄灭了火）

导演：你干什么呀！

副导：你干什么？每次都这样！

天仇：对不起呀，SUNNY哥，很热，

副导：我不跟你说过了吗，你说你可以的！

天仇：再来一次好不好？

导演：你还来，换个机灵点的，怎么做事的SUNNY！

副导：对不起啊导演，滚蛋吧你。那，我已经很帮你了，以后别再来了啊！

天仇：我刚才，你有没有闻到烤鸡翅膀的味道？我的手臂这也算是为艺术牺牲了……

…

副导：场务，找盒糊鸡腿饭给他。你呀，以后不要再让我看到你。

场务大叔：哎，鸡腿饭呀？看看是鸡腿糊呀还是你胳膊糊呀。哎，还是鸡腿糊。

天仇：SUNNY哥说我有饭吃？

场务大叔：走吧。

天仇：跑龙套的不是人！

场务：说什么？大点声。

天仇：跑龙套的就不是人呀！为什么老是针对我呢？

场务：你想知道为什么吗是吧？

天仇：我是想知道为什么？

场务：因为你没资格吃这盒饭！整天臭屁到处教人演技，学人讲理论，教人做黑社会，收保护费，简直侮辱“演技”这两个字。

副导：喂，吵什么开工了。做事，做事。

场务：靠，大爷面前讲演技，靠（一个便当扔向天仇，天仇跑开），若我生气。

（海边）

洪爷：他们竟然敢动那两辆雪糕车，那两辆雪糕车是我看的嘛！那是不是不把我放在眼里啊！

兄弟给他点颜色看看！天仇你跟我们去，看看我们是怎么混的，顺便在帮我把风。兄弟走！

奶奶：小洪，小洪你去哪呀？

洪爷：奶奶，你出来干什么？你肺炎才好啊，小心冻着你呀！你吃药了没有？

奶奶：吃了，你又去打架啊？

洪爷：不是呀。

奶奶：不要去啊。

洪爷：不是去打架啊。

奶奶：不要去打架啊。

洪爷：不是！

天仇：奶奶，他不是去打架，他是去演话剧呀，街坊剧场啊，我们演“雷雨”嘛。

奶奶：“雷雨”好看呐，李小龙演扮演吴楚帆。

天仇：反映好热烈呀，所以我们要加演一场，赶着去彩排呢。

奶奶：哦，你要演戏呀？

洪爷：是呀！

奶奶：哈哈，真的？我孙子会演戏呀！你真能干呐。奶奶好开心呀！

（说着抱住洪爷亲了一口）

洪爷：行了，行了，你先回家去吧。想不到我一世英明，给她弄的一脸口水。

天仇：你奶奶一个人那么辛苦把你带大，她才是英雄，你不是。你看看她多开心！（奶奶一边走一边回头，还在笑）。不如别去打架了，去排戏好了？

（街坊剧场，天仇等在排演精武门）（沧海一粟全力推出 canghaiyisu@263.net）

洪爷：如果你打赢我，我就把“东亚病夫”这四个字吞下去，是不是不服气呀？

天仇：哎呀“是不是不服气”这句呢，你应该给我点压力，这样才可以把我内心的怒火逼出来。

洪爷：不用了，反正也没有人看。喂，你突然要演什么“精武门”，叫我们穿上这种衣服，够恶心的，已经给足你面子了。你说是不是。

四眼田鸡：我只想换个假发。

洪爷：走吧。

天仇：这个时候我们是个演员，就必须要有专业精神，不管现场有多少观众，哎你看田鸡就都知道什么叫专业。（田鸡一个人在手舞足蹈）怎么了？

（田鸡拔下耳机）

田鸡：照相跑第二呀！我问你要不要买位置，你说不用。

四眼田鸡：是不用吗。

田鸡：你……，懒得理你，我赶着买下一场。

（这时飘飘走进街坊剧场，）

田鸡：哇！这个妞正点，是不是你马子？

洪爷：当然了，彩排拉。

天仇：好，来。

洪爷：呐，如果你打赢我，我就把“东亚病夫”这四个字吞下去。小子，你是不是不服气呀？

（众人打成一团，飘飘看的高兴不禁走向舞台，被正在激情演出的天仇打翻在地）

（海边）（沧海一粟全力推出 canghai yisu@263.net）

天仇：当我们在舞台上演出的时候是很投入的，你这样突然冲上来是很危险的。

飘飘：我看你打的那么过瘾，想凑个热闹嘛。

天仇：我选择“精武门”这出戏呢，是有它商业考量的，因为他的动作场面呢观众们会接受，而且这出戏是有血有泪……

飘飘：我真是有血有泪了，我的尾骨不知道有没有断哪？我那天心情不好打了你一巴掌，这次想给你一个意外惊喜嘛。

天仇：算了，其实你今天能够来捧场，我已经很感激了。呵，呵，呵，多谢！

飘飘：是吗？

（天仇一把抱住飘飘）

天仇：多谢！多谢！多谢！你对我的鼓励呢，我一定会记住，

飘飘：你一定行的。喂，对了，那天你教我装鹤鹑的那招呢，那些臭男人真的这样抬起我的头，“老师，早”哇，全都信了，最近我可红了。

天仇：是吗？

飘飘：是，快红的发紫了。

天仇：恭喜你了，你一定会成为一个很出色的坐台小姐。

飘飘：多谢，你一定会成为一个很出色的死跑龙套的。

天仇：多谢！

（两人凝望大海。）

飘飘：喂，我怎么什么都看不到？

天仇：也不是了，天亮之后就会很漂亮的。

（两人对视片刻）

飘飘：我走了。哇那三个家伙撑不住了。噫，你怎么这样啊？

天仇：怎么了？

飘飘：你的嘴唇破皮了！需不需要润唇膏呀？

天仇：好啊。

（飘飘吻了天仇）

飘飘：我只有这个，好点没有？（坐到天仇腿上）

天仇：好点了。

飘飘：再来点。

天仇：啊，不用了，谢谢。

飘飘：不用拉倒！去死吧你，人渣！

天仇：怎么了？

飘飘：我最恨人家嘴破皮了。

天仇：我的嘴破皮这我也不想啊！
飘飘：那干嘛不多擦点润唇膏呐！
天仇：那就擦呀？
飘飘：去死吧你！不想擦不要勉强。
天仇：其实我是想擦。
飘飘：呐，我警告你啊，一会我真擦的时候你不要那么多废话啊！
天仇：我说了我想擦。
（飘飘又吻过来）
天仇：喂，等等。
飘飘：哇，你这个王八蛋！
天仇：可不可以专业一点，要擦就擦均匀，不要随便蹭两下就算了。
飘飘：行了。

（两人热烈接吻，飘飘的大腿又夹住了天仇）
（第二天清晨，天仇的小屋，两人睡在一张折叠床上，飘飘趴在上面，先醒了，其实天仇也在装睡，飘飘穿着天仇的拖鞋，和衬衫走出门，天仇马上爬了起来，穿着飘飘的靴子和衬衫走偷偷的跟出来，看见飘飘坐在窗台上，吹海风。突然天仇好象想起什么，立刻回屋拨电话）
天仇：喂，洪爷现在在外面夜总会的小姐过夜大概是什么价钱？
洪爷：普普通通的大概要1000到1200块吧。
天仇：如果素质好一点呢？
洪爷：怎么个好法？
天仇：我敢说是极品的素质。
洪爷：一百多万到一千多万不等了。
（天仇的电话掉在了地上。马上去拿饼干筒里面有一本简体字的《演员的自我修养》一些钞票，一块手表，和一个红包。天仇先把钞票放在了飘飘的衣服上，想了想把西装兜里的零钱也全拿了出来，又想了想，把手表和红包也全拿了出来，这时听到推门声，天仇马上躺到床上面冲里装睡。飘飘进来看见了钱和手表，收了起来，穿好了衣服推门而出）
飘飘：谢谢了老板。
（飘飘走出门回头看看，没有人，而天仇多在窗子后面偷看飘飘走远。天仇追了出来）

天仇：喂！
飘飘：干什么？
天仇：走了？
飘飘：是啊。
天仇：去哪里呀？
飘飘：回家。
天仇：然后呢？
飘飘：上班喽。
天仇：不上班行不行？
飘飘：不上班你养我呀？
（天仇一笑，飘飘也一笑，两人挥手再见，飘飘继续走。天仇追了上来）
天仇：喂。
飘飘点燃一支烟背对天仇：又怎么了？
天仇：我养你呀！

飘飘：你先照顾好你自己吧，傻瓜！
（这时飘飘的眼里已经充满了泪水。）
（在即乘车上飘飘热泪盈眶，手里还攥着天仇的《演员的自我修养》）

（片场）
天仇：不管你看得起看不起我，我都是一个演员。
场务：你在跟我说话？
天仇：是
场务：你演个屁，演你个老母。

天仇：上次你还差我三个便当我想拿回来。

场务：哈，哈，哈（场务把一把锯子钉在桌上）拿呀！有胆就拿。

天仇很平静的拿起三个便当走出片场，这时副导和霞姨追了出来。

霞姨：尹天仇。

副导：站住。

天仇 合家，这些便当是我的。

霞姨：管他呢，有人找你。

副导：快点

（天仇又被拉回片场，走进化妆间）

副导：进里边去，放下便当。

（里间做着鹃姐和几个男人）

杜鹃儿：关门。

天仇：鹃姐、导演。

杜鹃儿：坐。呐，有一段戏呢我想你帮我试一试，我们是恋人，这个呢，是我临死前的和你的一段对白，你看看。

天仇：我是演？

杜鹃儿：你做尹天仇，我做杜鹃儿，好了吗？

天仇：好了。

杜鹃儿：叫ACTION呐？

导演：ACTION。

（天仇把鹃姐抱在怀里）

杜鹃儿：天仇

天仇：鹃儿（天仇已经热泪盈眶）

杜鹃儿：天仇，我。

天仇：你不会有事，鹃儿。（说着鼻子里已经流出了鼻涕）

杜鹃儿：我不行了。

天仇：鹃儿，我这一辈子已经受了太多的挫折（鼻涕渐渐拉长），我实在太累了，如果连你也失去，我真的支持不下去了。

杜鹃儿：你，保重。

天仇就；鹃儿，鹃儿你不要死呀鹃儿（鼻涕马上就要流到杜鹃儿的脸上），鹃儿你回答我，你张开嘴巴回答我，鹃儿。（鼻涕离杜鹃儿只有一毫米了）

导演：CUT。你有没有搞错呀，一大坨鼻涕流下来？

杜鹃儿：他演的很投入啊。

导演：不止投入，还很澎湃呢！

制片：你先出去。

杜鹃儿：呐，我告诉你们，我不会在等大哥的档期了。

制片：档期大家可以将就一下嘛。

杜鹃儿：谁将就我啊！我受够了，我一定要用新人。我们就是要新面孔。

制片：新面孔有很多，你也知道拍部戏要多少钱，你不能随便找个这样的就给我吧？

杜鹃儿：什么随便找一个？邵先生我留意他很久了，他真的很HEART。

制片：HEART？我们现在是谈生意，不是谈恋爱呀鹃姐！

（一班投资人走了出去）

制片人：天仇你进来。

杜鹃儿：我下部戏想找你做男住角，怎么样？

天仇：好

杜鹃儿：人物性格、背景关系、故事大纲、剧本还有原著小说你可以拿回去参考一下，相信会对你有帮助，拍摄时间表和角色的造型全都在这，我们会尽快找人帮你设计的，没问题吧？

天仇：每天肯定都有便当可以吃吧？

（众人哈哈大笑）（沧海一粟全力推出 canghaiyisu@263.net）

（天仇开始和杜鹃儿出席各种场合，飘飘还在夜总会陪客人，高级舞会上杜鹃儿帮天仇整理领结，而飘飘却在龙少爷怀里被蹂躏，眼里充满了泪水，突然她一下推开了龙少爷。）

飘飘：妈咪，今天我不跟客人出去了。

妈桑：干嘛？又要花样？

天仇：真的。

杜鹃儿：天仇，我们不要迟到，邵先生不喜欢人迟到。

飘飘：真的？

天仇：是啊！

飘飘：呐，我说你一定行的，记不记得！

天仇：呵，呵，呵。

飘飘：呐，我说过他一定行的，他有前途啊，鹃姐，你不信问问他。

杜鹃儿：天仇啊，邵先生一会要去美国，我们快点吧！我想他走之前会好好和你谈谈。

飘飘：喂，你还记不记得，我是不是说过你一定行，那天晚上在沙滩上我有没有说过这句话？那天晚上在沙滩上我真的说过你一定行的。

杜鹃儿：监制已经订了练靶场给你，一会还要学开枪，还要教你翻跟头、跳弹床还有吊威崖，你有穿内裤哦？

天仇：啊？

杜鹃儿：吊威崖要穿内裤的。

天仇：我有。走吧。

杜鹃儿：你朋友还有事找你啊？

飘飘：啊，没有了，啊，对了有东西要给你。（把《演员的自我修养》还给了天仇）

天仇：原来是你拿了。

飘飘：是啊，上次看到了顺手拿去玩玩。

天仇：玩？好不好玩？

飘飘：不好玩，所以还给你喽。

天仇：你还有事情找我吗？

飘飘：没事，没事BAYBAY。

天仇：哦，BAYBAY。

（天仇上了杜鹃儿的车，慢慢驶去，）

飘飘突然大喊：喂！你上次说养我是不是真的？

（车子嘎然止住）

天仇：是啊。

飘飘：没骗我吧？

天仇：当然没骗你，等着你呢！（飘飘高兴的跳了起来）

杜鹃儿：你们还是把话说完吧，不过别太晚了。

天仇：知道了。

（天仇飞下车，两人热情拥抱，杜鹃儿开车走了，背景唱起了轻快的歌曲。）

（片场，化妆间）

天仇：对不起，我来晚了。

杜鹃儿：没关系过来，我介绍，这是PETTER这部戏的监制，这是JOHNNY我们的策划。

PETTER：尹先生早啊！

天仇：早！

杜鹃儿：坐。

天仇：关于这个角色我分析过了，其实啊，是可以分成三个层次、四个阶段和五种不同的演绎方式，我都把他写下来了，来我们大家研究一下啊。还有呢，如果要让外国观众很容易就接受我这个新人呢，我打算取一个英文名字，叫做，NUMBER.....

PETTER: No. 1?

天仇：就是No. 1。

PETTER：好名字，好名字。

天仇：还有在造型方面呢，我也研究了一下.....

杜鹃儿：天仇，其实这部戏本来是找大哥合作的，因为他的档期有问题，所以我们决定用新人，但是他刚才打电话来说他的档期又OK了，所以会由他来做男主角。那么.....

天仇：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呢，我可以演戏里那个大反派，那个角色对我来说也是个大挑战。

杜鹃儿：SORRY，大反派那个角色我们也有人选了。

天仇：那这样的话呢，我来看看啊，我觉得戏里面的.....

PETTER：啊，尹先生。正如鹃姐所说的，我们大家都知道你是一个非常专业的演员，你放心我

们一定会安排另外一个角色给你演出的，谢谢你。

天仇：请问是什么角色？

（PETTER和JOHNNY交头接耳了一下）

PETTER：那你就演哪个律师吧，你要都抽一点时间来熟读剧本、熟读对白，多做一点准备工夫。

天仇：请问有多少句对白？

PETTER：你有三句对白。

天仇：请问是哪三句对白？

PETTER：第一句是“啊”，

天仇：啊。

PETTER：第二句是“哦”

天仇：哦。

PETTER：第三句是“你还是走吧。”

天仇：我明白了，我回去背，。

PETTER：哦，尹先生你介不介意把剧本还给我们？

天仇：哦

（天仇把剧本伸向PETTER。但是攥着不撒手，PETTER用两只手都拿不过来。）

杜鹃儿：天仇，别这样。（天仇放开了剧本，PETTER倒在沙发上）

天仇：对不起。

服装：尹先生麻烦你把礼服脱下来，我们有衣服给你换。麻烦你这边。

杜鹃儿：天仇，SORRY。（天仇无言走出化装间）

PETTER：啊，鹃姐大哥的档期是这样的……

杜鹃儿：你们先出去吧。

PETTER：拍戏是这样的。

杜鹃儿：出去啊！！！！

（片场，天仇正向外走，背景响起了，屎我是一坨屎的音乐。天下起了雨）

《破坏之王》

----阿丽望向壁柜门上的施瓦辛格海报，灯光变换，镜头缓缓向施瓦辛格头像拉近，淡出换镜。月黑风高，一小巷内，垃圾工人甲在垃圾车后捡垃圾。突然电闪雷鸣，阿甲发现前方跪着一起跑姿势裸体男子，不禁惊落嘴上香烟，转身而逃----

（何金银慢慢站起来，表情严肃地环顾四方，忽然一束光照在他脸上，何金银马上低头抱胸）

警察甲：是你报警的？

何金银：（点头）是。。

警察甲：（打量）被抢劫啦？

何金银：抢光了。。

警察甲：叫什么名字？

何金银：何金银。。

警察甲：身份证呢？

何金银：大哥，你看我现在全身上下哪里藏得下身份证啊？

警察甲：那你记不记得抢劫你的样子的人啊？

何金银：。。（蓦然）

警察甲：我是问你记不记得抢劫你的样子的人的人样啊。。

何金银：（摇头）。。不解

警察乙：他是问你记不记得抢劫你的人的样子啊！

何金银：记不记得都无所谓啦，其实我是自愿的。

警察甲：啊？！你是自愿的？！

何金银：其实是这样的，刚才我经过这里，有个衣衫褴褛的男人走过来说他没衣服穿又没东西吃，家里还有老婆孩子，一边说一边脱我的衣服，还问我介不介意。我说介意是有一点点可是你那么可怜，就由得你啦，内裤还是我自愿脱的，我想帮人就帮到底嘛。因为我怕别人以为我是露体狂，所以就报警，大家先沟通沟通啦。

警察甲：。。。明白！（拿起对讲机）呼叫总台，在街边发现一个露体狂，怀疑轻度弱智而且妨碍办公，请马上派车子过来。。。

何金银：喂！你有没有听清楚啊？要不要我重复一遍？刚才那个男人真的好可怜耶！~

警察甲：走吧弱智露体狂！这个世界有你这种人才叫可怜呢！

（何金银被带走）

--镜头转移至某角落里，乞丐一家在吃面包。“想不到这个世界还有这种好人哪。”--

----售票处走廊内，何金银睡眼惺忪，头发蓬松，从小帐篷中探出头来刷牙，身后跟着很长的人龙。售票处门外，学友歌迷正在助威----

学友歌迷：学友学友！永远支持你！学友学友！永远支持你！

某老头：（大喊）我爱黎明！我爱黎明！

（学友歌迷蜂拥而至狂殴老头。镜头转至走廊内，某男走到何金银身边蹲下）

某男：喂，我出一千块买你的头位。

何金银：（摇头）不卖。

某男：。。。我答应女朋友一定要买到门票的。。。好，出够两千！

何金银：不是钱的问题，而是买票要凭自己的努力。就好象我自己本身也牺牲了这个月唯一一天的假期来排队买票，（某男叹气起来走开）你又怎么能够那么取巧呢？

（一穿吊带裙的女子走到何金银身边蹲下，一边吊带滑落）

某女：喂，我答应男朋友买门票的，把头位让给我，我让你抓一下我的胸部啦。

何金银：（低头看某女胸部）。只~一下？

某女：那你还想抓几下？

何金银：起码都三四下啦。

某女：去！变态啊。

何金银：如果我是你，为了男朋友，别说三四下，就算是三四十下也在所不辞啊，你都不肯为爱情牺牲的，活该买不到门票。

（一老婆婆走到何金银身旁，阿银马上站起来）

何金银：阿婆有什么事呢？

老婆婆：我孙子好喜欢学友，我来买票给他看学友啊。

何金银：阿婆虽然你没有钱又没有胸，但是既然你这么疼你的孙子，我就把头位让给你吧。

（售票处开门，人群汹涌而入，何金银随阿婆扑到窗口前）

何金银：麻烦两张三百二的！

售票员：没有了，票全部售完了。

何金银：拜托你啦。

售票员：我们这里就只有二十张票，全卖给刚才那个阿婆啦！缩手！没有！没有啦---（用警棍猛打）

何金银：阿婆！~~

（场面极其混乱，人群在骚动，何金银弯腰追寻老婆婆，镜头随阿银移动，两个保安拿盾牌持警棍向人群乱打，一保安手持AK47向天扫射，何金银终于找到老婆婆）

何金银：阿婆，麻烦你给我两张票啦。

老婆婆：票全给我孙子啦。

何金银：你孙子在哪儿？

老婆婆：那，就在下面。

（何金银向门外望去，一男子手持门票大喊：“有门票卖啦，一千块一张！”顿时人群一起向门外涌去，何金银失足滚落楼梯）

某甲：喂！小子！插队啊！！

何金银：（滚至某男子脚下，头破血流）麻烦两张门票！（递上钱）

某男子：好！（接过钱正欲给票阿银）

警察：（突然出现用手铐锁住某男子）竟敢在这里卖黄牛？！跟我回去！（把某男子带走）

何金银：喂！。。我。。我的票！（晕倒，镜头转暗）

（售票处外一遍狼籍，何金银坐在楼梯上抱头苦恼）

学友：年轻人，什么事那么不开心啊？

何金银：（低头）我不过想买两张票罢了，这样都买不到。。

学友：别伤心了，我这里有两张，送给你吧。

何金银：（抬头，惊诧）学--友？！。。。学友，我爱你！！

学友：别这样啦，我已经有女朋友了。

《龙过鸡年》

----话说周星星抵达案发现场，发现床上死者的图案标记甚为奇特----

周星星：（取下墨镜）请问死者是人还是动物？

法医官：是人。

周星星：（指着标记下体）是人又怎么会有尾巴呢？（望向法医官）噢？！你不是化学老师吗？我是周星星啊，在第一集你教过我化学的。

法医官：我都不记得我教过化学。我是法医官，你是谁啊？

周星星：。。周星星。。

法医官：你刚才问我什么啦？

周星星：。。。没什么。。。

法医官：去，瞎搅和。（走开）

周星星：（问旁边一警员）喂，有没有见到黎警司啊？

警员：哪个黎警司？

周星星：就是那个整天闲着没事干老吹自己是辣手神探布鲁斯威利外号不讲理的那个混蛋啊。（黎警司忽然从周星星身后闪出）

黎警司：那个混蛋的脚现在被你踩着！

周星星：（望脚）噢，不好意思。（马上指向床）怎么样？这件案子什么来头啊？

黎警司：估计是一件凶杀案。死者双手绑在床头，被凶手用冰锥乱插致死，床上留下大量精液，和最近一部电影里的手段非常相似。

周星星：哦，死者是谁？

黎警司：死者叫王百万，他老婆汤朱迪有很大的嫌疑。

周星星：哪个汤朱迪？

黎警司：就是经常在三八周刊里出现的那个汤朱迪。有东西给你看。

（递给周星星一张照片，周接过，发现相中人与自己十分相似）

周星星：耶--你好坏哟，怎么偷拍人家，我生气的啊。

黎警司：这个就是死者王百万，长的跟你一模一样。

周星星：（惊诧）竟然有这种事？！

黎警司：就是啊，所以我打算派你假装成王百万混入他家，调查出真凶。

周星星：（叉腰）就是说--要我卧底啦？！

黎警司：没错。（正欲再说，周星星突然朝他打了个喷嚏，黎警司一脸水珠）

周星星：噢！不好意思，来擦一下。（顺手拿起张卫生纸往黎警司脸上抹）

黎警司：（推开周）这纸哪儿找的？！

周星星：床上啊。

黎警司：这是死者用来擦东西的！！

周星星：擦什么东西？

黎警司：你说呢？！

（周星星顿悟，扔掉卫生纸，顺手拿起旁边的杯子喝。法医官走了过来）

法医官：糟了，死者那杯精液呢？

（周星星呆住良久，黯然放下杯子，走出镜头外。传来呕吐之声）

黎警司：你知不知道毁坏现场证物是很严重的罪行啊？！马上跟我回去！

（镜头转，周星星在刷牙，双目圆瞪呆住）

---话说周星星随汤朱迪回到王百万家中，发现王家金碧辉煌有如宫殿一般，不禁暗自惊叹----

周星星：哇-哇-哇-哇，哇！~~~

汤朱迪：哇什么哇？这是你自己家。

周星星：我失忆了嘛！

汤朱迪：失忆就了不起啦？

周星星：并不是说了不起...（忽然发现前面有个胖女人望着自己抽泣）

汤朱迪：知不知道她是谁啊？

周星星：我妈？

管家：少爷，你干吗叫我妈啊？

汤朱迪：则卷册子是我们的日本管家啊！

周星星：啊？！这卷是厕纸？！

汤朱迪：则卷册子是日本名字嘛。

小孩：（跑向周星星）爸爸！

周星星：（佯装欣喜）乖儿子！爸爸抱抱！

汤朱迪：你干吗？这是园丁的儿子啊。

周星星：他叫我爸爸耶。

汤朱迪：他管谁都叫爸爸的啦！

周星星：不会吧。

小孩：（对着周围的人）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周星星蓦然把小孩扔出镜头外，“哎呀”）

（忽然一个高鼻梁老头出现在面前）

汤朱迪：知不知道他是谁？

周星星：大概是做咖喱之类的吧。

汤朱迪：他是你老爸啊！

周星星：啊？！老爸...（和老头拥抱）

老头：乖儿子...

（周星星转头就走，猛然发现一男子站在身后）

汤朱迪：知不知道他是谁？

周星星：是园丁吧。

汤朱迪：他是奶妈啊！

周星星：啊？！！奶妈？

奶妈：是啊少爷，渴不渴啊？我抓杯奶给你喝啦。

周星星：不用了，迟些再说。

（忽然有条狗向周星星吠）

汤朱迪：知不知道它是谁？

周星星：不会是我弟弟吧。

汤朱迪：就是你弟弟。

周星星：啊？！你说什么？

汤朱迪：你一向都把它当弟弟看待的啦。

周星星：哦，是这样...

汤朱迪：你赶快叫它啊，不然它会扑过来咬你的啊。（走开）

周星星：它叫什么名字啊？

汤朱迪：自己想吧。

(狗向周星星扑来，镜头对着周星星)

周星星：dolly, dolly, gigi, mi cheal! j acky! j orge! 王晶！吴孟达！！陈嘉上！！

(镜头渐黑)

(镜头转至饭桌上，周星星和汤朱迪相对而坐)

汤朱迪：你真是的，怎么会忘记呢，那只狗就是叫做dolly咯。

周星星：我已经叫了很多次dolly啦！

汤朱迪：唉！是dolly咯，不是dolly啦啊！就是差一个字。

周星星：。。。。。

兽医：(走进来)哪条狗要拔牙啊？

周星星：(起来)这里！(dolly咬住周星星屁股紧跟其后)

《国产凌凌漆》精彩对白

摘自清华BBS

沧海一粟 发表于 精华区

(沈阳第一空军基地，一辆标有特强三鞭丸广告运送珍贵恐龙骨头的货柜车缓缓驶入基地，开柜后却一无所有，原来已经被人掉包了，特工零零义奉命前去抢回头骨，在贼窝零零义打消灭了抢匪)

零零义：零零义呼叫总部请回答？

总部：总部请说。

零零义：恐龙头骨完整无缺，所有的匪徒都已经让我歼灭了。

总部：你现在在什么地方？

零零义：我的位置在太湖区。

(这时闯进了一个人，零零义向他开枪，但是全物用处)

金枪客：好大胆，杀了我那么多人！就凭你那只玩具枪想杀我？我让你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枪，(说着抬手一枪打烂了一个巨大的铁钩，)哼，浪费我一颗子弹，还有什么绝招都使出来吧！

(零零义立刻跑出了贼窝，在贼窝外)

总部：零零义，出了什么事情请回答？

零零义：我被偷袭了。

总部：对方是什么人？

零零义：不知道他手里拿着一把金枪！现在情况非常危险请总部派人来救我！

(隔着几层钢板，零零义被金枪客一枪打死)

（特工总部，司令在打电话）

司令：总理，恐龙头骨的事到目前为止暂时还没有什么线索，我们这个部门的一级情报员现在已经死的查部多了，所以在追查方面恐怕会有些困难！

总理：这个恐龙头是我们的国宝，一定要找回来！

司令：是总理！我们一定尽全力把国宝找回来！

（这时走过两名卫兵）

司令：小伟。

卫兵：是。

司令：这是什么东西？

卫兵：报告：这批文件存放已经超过10年，可以销毁了。

司令：给我看看。

卫兵：是（司令翻出了零零漆的档案）

司令：这是安全局的人员机密档案？

卫兵：这个人的智商和身高不和标准，所以连候补的资格都没有。

司令：不会吧？他是零零漆的后代，政治成分和忠诚度都够，好就派他去吧！

（深圳，某菜市场，主肉摊前）

某女：你以为躲起来就找不到你了吗？没有用的你是那样拉风的男人，不管在什么地方就好象漆黑中的萤火虫一样，那样的鲜明，那样的出众，你那忧郁的眼神，唏嘘的胡渣子，神乎奇迹的刀法，还有那杯DRY MARTINE，都深深的迷住了我，不过虽然你是这样的出色，但是行有行规，不管怎么样你要付清昨晚的过夜费呀！叫女人不要给钱吗？

零零漆：我以为凭我们两个人的交情可以讲点感情的，想不到还是一笔买卖！

某女：讲感情也要付钱的啊！

零零漆：了解，不过有的话造就给你了，最近流行吃素，根本没什么生意，我看这样吧随便拿点猪肉回去就算抵我哦的过夜费吧。来拿去。

某女：你有种，大家山水有相逢。

零零漆：有兴趣，大家今天晚上在老地方相逢啊。

（妓女回手把猪肉扔向零零漆，）

妓女A：什么？那个卖猪肉的不给钱，我帮你找人把他砍了。

某女：算了不管怎么说，他始终是我心目中独一无二、风度翩翩的猪肉王子。

(达闻西上)

达闻西：力拔山兮气盖世！（零零漆的酒杯掉到地上）

零零漆：时不利兮雅不逝！

达闻西：阿漆！

零零漆：闻西！

达闻西：我希望你叫我的全名，达闻西。

零零漆：没问题，闻西。

达闻西：谢了。

零零漆：不客气，闻西。

达闻西：国家有任务要派给你。

零零漆：真的吗！终于该我上场了吧！（一刀劈碎了切肉板）

(总部，零零漆赤身，头带礼帽上场)

零零漆：Hi 玫瑰，十年不见，还这么漂亮！（看都不看把礼帽挂在了身后的衣架上）

秘书：我不是十年前的玫瑰，她去年已经GER屁了，我是她女儿杜鹃。

零零漆：长这么大了？来叔叔抱抱。

秘书：等一下嘛，司令已经等你很久了。快点进去呀。

零零漆：好啊，叔叔很快就回来了。

秘书：好啊。

(零零漆转身向里面走，不想被一道玻璃门撞倒在地)

(基地)

零零漆：司令。

司令：零零漆你来了。

卫兵：把烟熄掉！（零零漆把烟熄灭在卫兵的手中）还有这把刀。

零零漆：唉，对不起身为一个刀客，刀不离身。

司令：算了。刀客？哈哈哈。

零零漆：已经十年了，我还以为国家根本把我忘记了。

司令：怎么会呢，就算是一条内裤一张卫生纸都有它的用处。

零零漆：哈，这个比喻太好了，我已经做好准备接受任何任务了。

司令：好，有道是养兵千日用在一时，我们最近发现了世界上最古老的暴龙的化石，没有想到暴龙的龙头被偷了，而且偷的那个人的身份非常神秘，我们现在只知道这个人喜欢用一只无坚不摧的金枪，同时身上穿着刀枪不入的盔甲，具我们情报得知呢，他偷了这批国宝准备跟香港的走私大王赖有为合作，所以派你去调查。

零零漆：你有没有看过猪罗公园？

司令，没有，侏罗纪看过。

零零漆：对，侏罗纪。暴龙究竟是鬼鬼祟祟走来走去那只，还是呀……那只？

司令：是呀……那只。

零零漆：就是没有人性，追着小朋友乱咬的那只啊？

司令：不会，中国那条肯定不会。

零零漆：说的也是。

司令：哦，我们特别找了十年前训练你的达闻西来支援你。哎，闻西。（达闻西正对着墙角撒尿）

达闻西：司令，是达闻西。

零零漆：闻西，事情进行的怎么样了，闻西？

达闻西：我最近发明了一种东西，相信可以帮你。（文西从背后掏出一件东西）

零零漆：手电筒？

达闻西：错，这只不是普通的手电筒，这是不需要电池的太阳能手电筒。在有光的时候它就会亮。

司令：那如果没有光的时候？

达闻西：绝对不亮！

零零漆：有没有可能没光的时候它也会亮？

达闻西：问的好！关灯（卫兵把灯关掉）喏，你拿另外一只手电筒照着它呢，它就会亮，看看？怎么样啊？

司令：开灯。

卫兵：是

零零漆：这个发明还真有创意啊！

司令：恩。

达闻西：你们看见那个警卫没有？我就当他是金枪客（说着拿出一个箱子，里面有四根管子，被他拧呀，顶呀的变成了一把椅子），这个是超级间谍椅，是专门给人家长时间坐着监视人用的，（朝着警卫）我问你怕不怕？（警卫没说话，转了个身）你看，他怕了，是不是呀？

零零漆：这个发明还真不错！

司令：不错。

达闻西：我正在试验能集合十种杀人武器的超级杀人武器霸王，如果让我实验成功的话...
...

司令：啊，闻西，你还有什么事情到我房间来说好吗？（三人向办公室走去）

达闻西：阿漆，这十年来你都一直在买猪肉啊？

零零漆：不是，是一个落魄的猪肉贩。

达闻西：我跟你差不多，我是个卖菜的，还好我有一份兼差，在精神病院里边做研究工作。

司令：做什么研究？

达闻西：被人研究啊。

司令：不错，零零漆你要记住龙头骨标本是代表我们中国人的尊严，绝对不允许落在外国人的手上，在追查的过程中你的身份要绝对保密，还有金枪客的身份极其神秘，而且他心狠手辣（三人进入了司令办公室），你随时都会有生命的危险，零零漆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零零漆：可不可以不去。

司令：不行，明天天一亮就出发，到了香港之后会有人跟你接触。

零零漆：是。

司令：还有没有别的事？

零零漆：没有。

司令：这是我私人赞助你的两百块钱，到了香港之后没件象样的衣服，不要丢我们中国人的脸。（又拿出5毛钱）

零零漆：闻西。

达闻西：是。

司令：帮我去买杯奶茶，记得要找钱哦！

达闻西：是

零零漆：闻西、司令这一次我一定会为国争光。

达闻西：说的好，好兄弟。

零零漆：好兄弟，我出发了！（结果出门时又撞到了玻璃门上）

（会客室）

陈司令：你疯了是不是？找个杀猪的来找恐龙！

司令：他以前是个很好的情报员。

陈司令：好个屁，你当我是傻瓜！他这么多年没干了，现在会不会开枪都不知道。

司令：哼，陈司令，你放心吧。我既然叫他去，我当然心里有数了。

陈司令：哼，哼，你当然心里有数了，你怎么想只有你自己知道。我认为恐龙骨既然在沈阳不见了，就应该由我们北方人来管。

司令：说来说去，你还不相信我。

陈司令：对我就是不相信你，我已经派人去查这件事了，我一定会查出来是谁偷的！

司令：既然如此，那就不用说了，陈司令请吧！

（陈司令朝门外走，被司令身后的李香兰一刀杀死，司令拿出一把金枪，装上子弹，一手拿枪一手堵住一只耳朵，后面的李香兰，也堵住了自己的耳朵，司令看了李香兰一眼，李香兰用自己的一只手堵住了司令的另一只耳朵，司令朝死尸开了一枪，死尸立刻化为灰烬。）

司令：这个人永远在世界上消失了，你马上给我去一趟香港，把这份文件交给一个叫零零漆的人，找个机会把他干掉！

（零零漆家零零漆在收拾行装，包括《社交英语速成大法》、手枪、1966年出的《间谍手册》，然后穿着特酷的西装出发了。）

（香港丽晶酒店）

（零零漆和一个美女走在一起，到了前台美女和别人走了，原来他们根本不认识，只是走在一起。在前台零零漆先冷峻的看了一个洋妞的屁股一眼，又把她和两个本地妞的咪咪做了一下比较）

服务生：CAN I HELP YOU SIR？

零零漆：YES ，WELL 我.....BOOK房间了。（又朝一个洋妞抛了个眉眼）

服务生：请问贵姓？

零零漆：MY NAME IS 零零漆。

服务生：对不起，没有你的名字。

零零漆：什么？有这种事？CHECK CHECK 他。

服务生：哦，对不起你订的不是丽晶酒店，而是丽晶大宾馆。

（丽晶大宾馆是一个巨烂的旅社，在门前零零漆吓的把箱子掉在了地上。）

《武状元苏乞儿》

苏灿：嘿……(舞动巨笔，挥毫书字)

下人：辛苦了，少爷！擦擦汗吧！

下人：师爷，少爷写的是什么？

师爷：名字！

下人：哇！好棒噢！原来少爷会写自己的名字呀！

师爷：哼！大惊小怪！

(走过去看苏灿的杰作)师爷：啊！好字！

苏父：嗯？啊啊，走开走开，啊，好字呀！龙飞凤？o，苏察哈尔灿！

师爷：老爷，您拿反了！

苏父：灿尔哈察苏！噢，好小子，但是别骄傲知道吗？

(苏父来到灵位前)苏父：老爹呀，我们苏察哈尔家，自太祖皇帝到现在都没有几个会写字的，现在不同了，我的儿子你的孙子阿灿那，他会写自己的名字呀！老爹，这可是非同小可，啊？今天会写字，他朝必成大学士，今天会写名，他日生子必定行！

师爷：少爷！你差点害得我被炒鱿鱼呀！

苏灿：唉！？

苏父：阿灿，先把它裱起来行了！

苏灿：当然了，师爷，拿去看能裱多大就裱多大。

苏父：这样还不够哇！你先插上红花背着它到大街上游行一下。

师爷：啊？

苏灿：去呀！

苏父：阿灿！过来，坐坐坐！我看你这么争气呀，我也觉得很安慰。听我说啊，你爹我呢

是出了名的败家子儿，家里的祖产呢也败得差不多了，说难听一点呀，以后我两腿一伸呢，你就得靠你自己了。

苏灿：向来我都是靠自己的！

(拿出一叠银票给苏灿)苏父：哟，都是十万两一张的，省着点儿花，啊！

苏灿：把我的西洋帽拿过来。

苏父：你上哪儿去呀？

苏灿：今天我做大寿！

苏父：嗯？你贵庚呀？

苏灿：二十有五哇！早点到呀！

苏父：哎，要做大寿也不把头发梳梳好，整天像个小丐似的。

苏灿：要饭的能那么有钱，我早就干了，哈哈哈哈！

苏父：嘿嘿，这龟儿子还真有一套，哎，来来来，过来过来过来。

下人：什么事呀，老爷？

苏父：你们看那，他做寿用金子打的贴子还真拉风呀！下次老爷我做大寿啊，一定还要威风！

赵无极：王爷，你觉得广东大戏怎么样？

王 爷：地方戏曲，当然比不上京戏呀！不过也另有一番风味！

(鞭炮齐放，苏灿摇扇走进妓院)

苏 灿：打赏，打赏。

众 人：谢谢你了苏老公。恭喜苏老生辰快乐！

苏 灿：打赏，打赏。

乞 丐：我家破人亡，贫病老弱，无亲无故，妻离子散，霉翻了，大爷赏个救命钱！

嫖 客：有没有搞错，臭死了！

下 人：哎呀，你这个倒霉鬼臭要饭的，要饭要到这儿来了，我打--- ---

苏 灿：打赏！

下 人：是少爷！

妓 女：有没有搞错啊！乞丐也打赏！

乌 龟：走，出去！

(乌龟向外哄乞丐)

苏 灿：哎？乞丐也是人那！人只要有钱都能来。你一个月在这里吃饭过夜看戏消夜嫖妓我全包了！

乞 丐：你包了？

苏 灿：不屌我？

乞 丐：我屌，我屌！

乌 龟：大爷里边请！姑娘们出来见客了！

龟 婆：苏---老 ---！

苏 灿：喂！你好吗，龟婆？

龟 婆：哎呀，你好坏呀！人家有名字不叫，叫人家龟婆？

苏 灿：坦白点不是很好吗？

龟 婆：要坦白是吧？你那顶帽子，象披麻戴孝似的，你老爸死了？

苏 灿：对嘛！这样说话才过隐嘛大家！

王 爷：这次赵先生帮本官扫平了长毛贼，皇上一定重重有赏！

赵无极：那就有劳王爷在皇上面前多说几句好话了？

乌 龟：看完了大戏，来块手巾板儿吧？

（苏灿从外面走进来）

众 人：苏老来了，苏老来了！

乌 龟：哎呀，苏老，恭喜啊！

龟 婆：苏老，今天是你的好日子，一定要玩个痛快，我们几位新来的姑娘，一定包你满意！

苏 灿：金鱼还是木鱼呀？

下 人：少爷，什么金鱼木鱼呀？

龟 婆：傻小子！金鱼只能用眼看，木鱼可以端那！

下 人：啊？我们要木鱼呀！

龟 婆：你们几个木鱼快过来招呼客人那！

龟 婆：今天您的大日子，想要什么样的女人，尽管开口。

苏 灿：我随便，女人都是女人嘛，也挑不出个花来。

（如霜姑娘出场）

龟 婆：苏老，你怎么啦

苏 灿：我被人电了一下。

龟 婆：什么，谁这么大胆，我打掉它的嘴。

苏 灿：不是用嘴，是用眼。既有神又诱惑，我从来没见过。（转身回头）你究竟是何方神圣。

龟 婆1：这为如霜姑娘是来客串的，赵大爷有没有兴趣包她过夜。

赵无极：你应该先问王爷才对！

龟 婆1：怎么样，王爷？

王 爷：大家都是自己人，又何必客气呢！赵先生，你请！

赵无极：好，那我就却之不恭，包了。

龟 婆1：如霜啊，快下来见见赵大爷！

如霜妹妹：姐姐，就是她，杀爹的就是她。

如霜：我知道，镇定点，走！

妓女：失陪了。

龟 婆1：赵大爷，如霜姑娘到了。

如霜：小女子如霜拜见赵大人。

赵无极：果然是美人。

如霜妹妹：赵大爷，那今晚.....

下 人：银票十万两。如霜姑娘今天晚上被我们家少爷包了。没有空伺候你啦！

苏 灿：不好意思，各位！没什么意见吧，各位！

龟 婆：先别急，先别急，让我来说句公道话。只要你们谁出的钱呢超过这十万两，如霜姑娘

今日就陪谁。别伤了和气，对是不对呀！

王爷：这位朋友还真舍得花钱，银票实在是太普通。我这有一刻朝廷大内的定风珠，无价之宝。

如霜：我还是比较喜欢珍珠。赵大爷，我先回房间去等你呀！

龟婆：这颗珠子值不值十万两啊？

苏灿：十万两银子还嫌少啊！姑娘！

如霜：我也很喜欢银子啊，不过我不喜欢你嘛！

龟婆：哎呀啊...

苏灿：多坦白，我真是喜欢到非常。

龟婆：苏老啊...

苏灿：不相干，一定是我今天的帽子跟发型不配，如霜姑娘看我不上，是我该死啊。

龟婆：你明白就好了。苏老啊，您放心，我这姑娘多的是。

苏灿：龟婆，今天晚上我就全靠你了。（用力将珠子拍碎）

龟婆：啊...啊...不管我的事啊！

王爷：大胆！放肆！

苏灿：哈哈！螳螂拳！还蛮像的嘛！奏乐！

乐工：好好好！

苏灿：老摆先！鹤嘴、虎爪！螳螂怎么打的过老虎呢？何况还加只鹤？

王爷：虎何双行我也会！

苏灿：呵呵，那你就试试我这只螳螂啊！

（嘿...哈...嘿...哈）

众人：好啊...好啊！

苏灿：我的螳螂拳又破了你虎鹤双形。哇，原来不是虎鹤双行，是孔雀开屏。难怪那么差劲。哈哈哈哈哈！

苏灿：移行换位？终于来了个撑头点的。

赵无极：嘿嘿，年轻人，不知天高地厚！

（正在这时.....）

广州将军到。

广州将军：那个混蛋欺负我儿子我就毙了他！

下人：老爷。

广州将军：阿灿，不用怕，谁欺负你啦。

苏灿：是我在欺负别人。

广州将军：是谁啊，

苏灿：我在欺负人！

广州将军：啊？谁被你欺负啊？他家有没有钱，够不够资格？

下人：是他们啦！

王爷：看了不久知道吗

师爷：铁帽子王！

广州将军：哎呀，收下了。阿灿，人家送这么厚的礼就不要欺负他了。拿去赏给

师爷：老爷，那上面写的是铁帽子王僧格林参

赵无极：王爷的令牌你都敢抢？抓起来！

师爷：诶，等等。根据大庆律例：身为朝廷命官，不得嫖妓。你们身在怡红院。知法犯法，该当何罪？

王爷：那你呢？

广州将军：他是不是指我？我是来...来...抓你，

苏灿：抓他！

广州将军：我身为广州将军，一定把你们这些害群之马抓起来。

师爷：还有...还有。

广州将军：还有什么？说啊

师爷：今天是...清太主皇后业赫拿拉氏的忌辰。你身为命官罪加一等，可以拉他去问斩！

众人：对。问斩...问斩。

赵无极：哈哈！根据大清律例，任何人不扎辫子一样要问斩，那你不是也要...

苏灿：你还想不想看，我还有的是呢！

.....
下人：少爷，您的帽子。 苏 灿：真是个高手啊！
.....

苏 灿：如霜姑娘我们又见面了！
如 霜：怎么会是你呢？赵大爷呢？
龟 婆：哎呀，那个赵大爷的定风珠被苏老一打就变成了珍珠粉让我冲水给吞下去了。
龟 婆：哎呀，其实你别看苏老的头发像扫把似的。其实他这个认识很风趣的。
如 霜：但是...
龟 婆：没有但是，那十万两进了我的口袋，让我再拿出来那就很难罗。其实苏老他这个人啊...
苏 灿：废话可以少说几句啦，龟 婆，你出去先。
龟 婆：是！遵命，遵命！
如 霜：但是.....
龟 婆：好了，好了，你就将就一下。
苏 灿：姑娘首先告诉你个好消息：我很喜欢你！
如 霜：这个对我来说可是个坏消息。
苏 灿：我早就知道你会这么说。闲话少说，我愿意出一百粒珍珠希望如霜姑娘今晚能与我把酒言欢。
如 霜：我不想跟你多说，请你出去！
苏 灿：哈哈哈哈哈。我果然没有选错人。好，我就先干为尽。
如 霜：不能喝！哼！
苏 灿：实在太令我意外了。姑娘！
如 霜：放手！
苏 灿：你居然会武功？！
如 霜：不，我根本就不会武功。我求求你别再缠着我了，我不会陪你的。
苏 灿：如霜，从来没有人敢这样对我。我发现我已经爱上了你。
如 霜：你说什么？
苏 灿：我说我已经爱上了你。
如 霜：你有没有搞错？
苏 灿：绝对没有，我决定要娶你。
如 霜：你神经病啊，你
如 霜妹妹：妈呀，咧。
苏 灿：原来还有人躲在这里！啊正好，我正想找个证人。
如 霜妹妹：证人？
苏 灿：不错，我就对这把宝剑发誓，我是真心要娶如霜姑娘为妻，若有半句假话，天打雷劈。
如 霜妹妹：哼哼，姐姐我真是替你高兴。
如 霜：喂，你以为当我的丈夫这么容易吗？
苏 灿：怎么样才能当你的丈夫？
如 霜：我丈夫要武功盖世，状元之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你做不到得到呢？
苏 灿：让我想一想？（.....）做得到！
如 霜：哼哼，好，等你做到的时候你再来找我好了。
苏 灿：诶，既然这样，我们就先定个婚期，因为中状元对我来说易如反掌。
如 霜：好，你总该给我时间考虑吧
苏 灿：没问题，我就在花园等你答复，不见不散！
如 霜：变态！

苏 灿：那如霜姑娘到底上哪去了呢？

龟 婆：我听说他上京城了！

苏 灿：京城？

。。。。。。

苏灿爹：男儿为国家.....辫子要常玩耍.....我拉我拉...笑哈哈！

苏 灿：“老爹，我要上京考武状元。”

苏灿爹（兴奋地）：“儿子！我们苏察哈尔家等你这句话等了整整20年了！

苏 灿：“错了，我是为一个女人。”

苏灿爹：“好！为女死为女亡，为女去考状元郎！英雄！敢问是谁家女子？”

苏 灿：怡红院金牌清官人如霜姑娘。

苏灿爹：（站起来）啊？！妓女？

苏 灿：有何不妥？

苏灿爹：敢爱人之所不敢爱，品味与众不同，老爹我佩服你。我陪你上京。二、三、四、六。

（什么事啊，老爷）

苏灿爹：少爷上京考状元，我们全家搬！

（京城.....）

下 人：快点快点，动作快点！你们怎么这么晚来，快点进去！

（苏府，苏灿把一群女人围在白布后面做猜人的游戏）

下 人：好了没有啊？啊，好了，少爷，请！

苏 灿：来！你们全站好了，不许再动了，啊？

（在白布前一闻）

苏 灿：这么香！你是飘香！

飘 香：少爷好棒，爱死你了。

苏 灿：过来点！

（走到下一人面前）

苏 灿：嗯？这么大，一定是小小！

小 小：啊！少爷你好坏，这样说人家。

苏 灿：本来就大麻，怕人讲呀？

（走到下一人面前）

苏 灿：嗯？大肚婆都有，骗不倒我的。你是爹！

苏 父：哎哟，不来了不来了，又被你猜中了！聪明聪明聪明，爹还想捉弄你一下呢！

苏 灿：哈哈---哈哈---

苏 父：好了，好了，少爷明早要考试，不要玩得太疯了，都出去，都出去。

阿灿，明天你要考试了，东西都准备好了吗？

苏 灿：准备什么？

苏 父：嗯？

苏 灿：我赢定了，你不知道吗？

苏 父：啊，我知道！

苏 灿：哈哈---哈哈---

苏 父：看你这个样子我就信心十足了！

（背后走来一人）

苏 父：阿灿，这位是郑伯伯，郑伯伯明天是主考！快打个招呼！

苏 灿：郑伯伯，去吃香蕉吧！

（阿灿边说边走开）

苏 父：哎，哎哎？你看他，我的儿子是不是一副状元郎的样子？

唐伯虎点秋香

桃花庵歌

——唐寅

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里桃花仙；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换酒钱。
酒醒只在花间坐，酒醉还来花下眠；半醒半醉日复日，花开花落年复年。
但愿老死花酒间，不愿鞠躬车马前；车尘马足贵者趣，酒盏花枝贫者缘。
若将贫贱比贫者，一在平地一在天；若将贫贱比车马，他得驱驰我得闲。
别人笑我忒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不见五陵豪杰墓，无花无酒锄作田。

<之一>

（江南四大才子脱衣上场）

祝枝山：又让美女给跑了。

文征明：唐兄，有人在看你呢。

（众人整整衣冠，做严肃状）

祝枝山：今天我们江南四大才子在这里游山玩水，难怪这么多女子会疯狂。

众人：是啊是啊！

张梦晋：既然大家兴致这么好，不如我们来吟首诗如何？

祝枝山：这个提议好，文笔兄，你先来！

文征明：山下一群鹅，

张梦晋：嘘声赶落河。

祝枝山：落河捉鹅医肚饿，

唐伯虎：吃完回家玩老婆。（狂笑）

众人：有什么好笑的？

张梦晋：为什么唐兄每次出游都这么豪情奔放。

文征明：乐而忘形，真是令人羡慕----

其他人：（合）羡慕呀！

祝枝山：不过在江南，论文采，唐兄是才高八斗；论丹青，妙笔生花。正是不折不扣的才子啊。

张梦晋：更令人羡慕的是，他在音乐方面还有很高的造诣。

唐伯虎：不错。古今中外各种乐器，我样样玩的出神入化。最近，我又在研究一种西洋打击乐器，很带劲的！有空研究研究。

众人：对，好好研究一下。

文征明：更令人羡慕的莫过于唐兄的艳福。谁都知道，唐兄家中有八位娇妻，个个貌美如花，国色天香。做人能像唐兄这样，夫复何求？

唐伯虎：（狂笑不已）

.....

张梦晋：有马子可以上也。

祝枝山：是啊。桥头有个婀娜多姿的美女，孤孤单单。唐兄，你正好给大家展示一下你的泡妞大法。

唐伯虎：这个嘛-----

张梦晋：事关大家的福利，你没问题吧。

唐伯虎：以不容辞。

（唐伯虎背手迈着轻盈步伐向美女走去，这时，美女一手帕飘于地上，唐伯虎拾起，方在鼻子上，深情的嗅，做无比陶醉状。伯虎轻轻上前，用手扶美女肩。）

唐伯虎：（温柔地）小姐----

美女：（粗声）恩（缓缓回头，用右手小指挖左边鼻孔）公子何事？

唐伯虎：（大失所望，倒吸一口冷气回头）

众人：（兴奋的一起振臂）上！上！上！

唐伯虎：（回过头，干笑）嘿嘿。没什么，我想借小姐的肩膀搭一下。

美女：（粗声）这怎么行，我可是黄花大闺女。

唐伯虎：我知道。我只不过想戏弄一下我的几位朋友。其实，在下正是唐--伯--虎。

美女：什么糖做的老虎，我不认识你。

唐伯虎：这样把我给你一两银子意思意思。
美女：才一两？你把我当什么？起码十两。
唐伯虎：哇，就你这德行还十两银子。干脆你去抢得了。
美女：（亮出匕首）不错，我就是抢！把钱拿出来！
（二人开始动手扭打）
众人：搞什么鬼！
文征明：唐兄，你出手也太重了吧！
唐伯虎：（愤愤地，放松手腕）这个死人妖！
祝枝山：人妖啊！我喜欢！
张梦晋：真扫兴！又被她抢先一步！

（之二）、三妻四妾

旁白：唐伯虎，于明宪宗化六年，庚寅年寅月寅日寅时出世，故名唐寅，又因属虎，故又名唐伯虎，唐寅聪明绝顶，诗画双绝，位居江南四大才子之首，为当时男女老少崇拜之偶像，而最为人津津乐道的，就是他拥有八位国色天香的娇妻，晃如神仙美眷，羨煞旁人呀！

唐伯虎的第x位老婆：举手！你身上有没有一点银子啊？先借来用一用嘛！有没有搞错啊？！才这么一点呀！来啦来啦……我又有银子了，可以继续玩了快点付钱哪！
唐伯虎的第x位老婆：你是不是出老千呀？！老是你赢的
唐伯虎：诸位娘子，来吃点鸡翅吧
唐伯虎的第x位老婆：你挑鸡骨头去啦？这么久才回来？你们摆好了没有，快点啦好啦好啦，开打啦
唐伯虎：我的百花争艳图-----
唐伯虎的第x位老婆：这有什么大不了的嘛，给我们垫一垫桌子嘛，小气鬼
唐伯虎的第x位老婆：你还没死呢，没事再画一幅不就行了吗？
唐伯虎：可是-----
唐伯虎的第x位老婆：闲话少说，我们来划拳吧！姐妹好，三星照呀，四季财！喝！
唐伯虎的第x位老婆：你干吗呀？
唐伯虎：我的诗集呀
唐伯虎的第x位老婆：你看这张烂桌子老歪一边，垫了一本还不平，你去多拿两本来哦
唐伯虎：哎！我的百鸟朝凤图，何故连鸟头都不见了？
唐伯虎的第x位老婆：你怎么那么罗嗦啊？！人家的么鸡不见了，借你的小鸟用一下都不行啊？
唐伯虎：啊~~~你……
唐伯虎：老娘，你干什么？
唐伯虎的第x位老婆：哎呀，婆婆上吊啦！你们还不快去看看她，哎！等一下，先开牌，双天至尊通杀！还真邪，快付钱呀！
唐伯虎：老娘，我靠！你短路啦？
朱茜：老娘没用！给你娶了八个老婆来服侍你，你还不满足，整天愁眉苦脸的，我看我还是死了算了吧
唐伯虎：老娘，你说这些干什么呢？我从来没有怨过你半句呀
朱茜：伯虎啊，你现在是年少有为，事业有成，家财万贯，妻妾成群啊，你应该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了，不是吗？
唐伯虎：我没说过我不快乐
朱茜：为什么你整天拉长个脸？是不是嫌媳妇们配不上你呀？
唐伯虎：老娘你不明白啦，千金易得，知己难求，我跟这几位娘子虽有夫妻之名，可惜同床异梦呀！
唐伯虎的老婆们：那你是嫌弃我们了？我不如死了算了！
唐伯虎：哇！八个一起上吊？！何其壮观呀！
朱茜：快救人呀！…媳妇，我的媳妇…你没事吧？！伯虎，你真的要搞到尸横遍野，血流成河你才满意呀？

唐伯虎：我又没说……
唐伯虎的老婆们：你放手……让我去死……
唐伯虎：不要闹啦！
朱茜：伯虎，你倒是说话呀！
唐伯虎：不要吵啦！我错了！几位娘子温柔贤淑，持家有道，知书达理，是我不懂得欣赏，我对不起大家，请大家原谅我！
唐伯虎的第x位老婆：你明白就好啦，相公，你笑一笑啊！笑一笑嘛
唐伯虎的第x位老婆：笑的太勉强了！我要开心点的！
唐伯虎的第x位老婆：呀，怎么那么难看？笑个好看点的
唐伯虎的老婆们：来……我们划拳吧
朱茜：伯虎，你看看她们多爱你呀！以后你就别再辜负几位媳妇对你的一片苦心啦

<之三>

仆人：夫人，宁皇派人来要见少爷
唐伯虎：宁皇？
朱茜：宁皇现在正在图谋造反，他派人来……难道想招揽你？
唐伯虎：哎，管他的，你去帮我打发他走就算了
仆人：请
仆人：夫人，他们----
使者：哎，唐伯虎呢？我们王爷要请他回去当参谋，快点叫他出来
朱茜：真是对不起了各位，小儿身染重病不能见客，宁王的好意心领了，各位请回吧
使者：哈哈哈哈哈，怎么会这么巧啊？我们王爷要请的人统统都生病了，不过王爷早就料到有此一招。啊，叫我连御医也带来了，我们去给他看病吧
使者：唐伯虎！哎，你不是说他病的很厉害？！
朱茜：他……他是病的很厉害呀！
使者：要是病的厉害，怎么还会有胃口吃鸡翅膀呢？
朱茜：啊，你怎么回事？
唐伯虎：这……很简单，因为……
唐伯虎唱：红烧翅膀，我喜欢吃
使者唱：但是你老娘说你快升天
唐伯虎和他老娘合唱：越快升天就越应该要拼命吃，如果现在不吃，以后没机会再吃！
使者：你真的快升天？！
唐伯虎：我真的快升天
三人合唱：如果现在不吃，以后没机会再吃！
使者：快死的人还有唐解元这么好的气色真是少见，御医，给唐解元把把脉，看看到底有多严重
御医：是，唐解元的脉象四平八稳，很正常呀！没有问题啊！
使者：他怎么啦？
唐伯虎：我还有救吗？
御医：试试看
使者：到底怎么啦
御医：我从来没听过……这么乱的脉象
使者：你听到什么？
御医：将军令
使者：什么？！
御医：我看你呀赶快准备后事吧！唐解元，我先告辞了！
使者：为了个半死人浪费那么多的时间！我们走
朱茜：御医，快救救我的-----畜生，跪下，你记不记得你曾经再你死鬼老爹灵前发过誓，说不会泄露你会武功这个秘密，今天你为什么要破戒？我记得，不过刚才情势危急，况且我只是用内力改变了自己的脉象罢了

朱茜：不怕一万，只怕万一，一旦让唐家的仇人发现你是霸王枪的传人，你马上救会有杀身之祸的！

唐伯虎：老娘，我们唐家的仇人究竟是谁？为什么你一直不告诉我？

朱茜：唉，我以前不告诉你，是因为你年轻气盛，怕你去惹麻烦，现在你已经长大了，我就告诉你好了，我们唐家，有两大仇人！其中一个是夺命书生，当年他们二人为了争夺兵器谱上的排名，就决定比武，我惟恐夺命书生使出诡计来暗算你爹，所以一直在旁监视着他....

朱茜：我来暗算你这个短命的夺命书生，天豪哥，你赢定了，放心吧

唐天豪：高过你！

朱茜：你去死吧你！

唐天豪：什么东西呀？啊，朱茜！

朱茜：小心呀！

朱茜：我看你死不死？！

唐天豪：朱茜，你-----

朱茜：小心！又来啦！

朱茜：不行了，只有用我的绝招了！去死吧！

唐天豪：朱茜，你跑到这里搅什么局啊？

朱茜：我.....小心啊！小心啊！

唐天豪：不许走！你先说清楚在搞什么鬼！

朱茜：我是爱你，我才帮着你呀！

唐天豪：帮我什么呀？撇这些没有用的红豆

朱茜：这些不是红豆！这是我新发明的暗器

唐天豪：霹什么雳什么雷什么呀？

朱茜：你不要小看它，它爆炸起来威力无穷

唐天豪：威什么力什么？会爆？朱茜，你是不是非要玩死我我才甘心啊？

唐天豪：啊！书生夺命剑？！

朱茜：就在这最危急的关头，你爹他忽然使出世界上最恐怖最吓人的独门暗器，终于扭转了整个的局面

唐天豪：放暗器！霸王回马枪！啊，没枪头？！怎么会这样？

唐伯虎：难怪爹最后郁郁而终，

朱茜：你爹没有想到夺命书生连纯钢制造的枪头都折得断，所以他临死的时候，就特别制造了这个坚硬无比的寒铁枪头，以防夺命书生赶尽杀绝唐伯虎：你不是说我们有两大仇家，另一个又是谁？

朱茜：另外一个就是当年跟我抢你爹的情敌，不过她已经嫁人啦，我看是没什么机会会碰到她的啦

唐伯虎：老娘，我想离开家几天避避风头，免得宁皇他又派人来找我麻烦

朱茜：那你要记着带着这只铁枪头以防万一，要记着了啊！由于当年你爹他打输了，所以当今兵器谱上，书生夺命剑是排行第二，我们霸王枪排行第三，小李飞刀呢算是第四

唐伯虎的第x位老婆：：把脚缩进去！

唐伯虎：那排名第一的是谁呢？

朱茜：就是小李飞刀他娘，可惜她已经过世了

唐伯虎：哦，原来是小李他妈的飞刀，真可惜！

唐伯虎的第x位老婆：哎呀你们别聊了，来划拳嘛。姐妹好呀！一定中，五魁手！喝！你真没用，走开，我来跟婆婆划，

两人猜拳：三星照，六六六啊，五魁手.....婆婆你输了，喝！

朱茜：喝就喝

唐伯虎的老婆们：买大小呀！下下下！下好离手啦！要开啦，开.....

唐伯虎有感道：我是心又悲我心又痛，八个老婆如豺狼饿虎，人家当我享尽齐人福，其实空虚寂寞，谁人知，谁人知。

<之四>、借画

(话说唐伯虎在自己府上烤鸡翅膀.....)

下人：少爷，一瓶酱油够不够？

唐伯虎：慢慢来!!!

下人：少爷外头来了很多人。

唐伯虎：拿几袋垃圾给他们。

下人：是，少爷!

祝枝山：啊，唐兄!

唐伯虎：啊，祝兄!

祝枝山：唐兄，救命啊!

唐伯虎：哎呀呀，看来祝兄一定又是在赌场输得清洁溜溜了!

祝枝山：生我者父母，知我者唐兄啊!

唐伯虎：江南四大才子之中，就以祝兄最为洒脱，众人皆知!所谓风吹鸡蛋壳，财去人安乐，此乃祝兄你的座右铭不是吗?

祝枝山：过奖过奖，但是比起唐兄的风流不羁，小弟只好望尘莫及吧!

唐伯虎：哈哈哈哈哈，只不过，祝兄你隔几天就输它几百两，输光了就跑来叫救命，老这么搞--- ---也不是办法吧?

祝枝山：有见地，小弟就是有鉴于此，这次破斧沉舟，一下子把一辈子能输的全输了，整整三十万，希望唐兄替我画三十幅画，让我还债救命呀!

唐伯虎：了解了解，阿水，你出去先!

下人：是少爷!

唐伯虎：王八蛋，你把这儿当善堂?想要三十万两?免谈!

祝枝山：不要这样子嘛，都是我不好我不好，我现在磕头认错。你不念在我借玉薄团给你过瘾的份上，你也想想这几年我帮你卖画搂了不少钱那!现在外面那几个道上兄弟说，三柱香之后我拿不到三十幅画就要把我大卸八块!你帮帮我!

唐伯虎：三柱香?别说兄弟不照顾你，在你灵堂上我一定替你写副挽联，一写死有余辜，一写死不足惜!

祝枝山：伯虎，你不要这么绝好不好?大不了我发个毒誓，如果以后我再赌博的话，我宁愿被世界上最丑的三十个女人夜夜轮奸，直至体无完肤，摇摇欲坠为止。

唐伯虎：(吃惊状)啊!这样悲壮的毒誓你都发的出来。好，我就再帮你一次。来人，文房四宝侍候!

祝枝山：我就知道唐兄侠义肝胆，敬佩敬佩。

唐伯虎：少啰嗦，给我脱!

祝枝山：啊?!脱衣服?....喂，你搞什么?

(眨眼间，祝枝山脱了个精光)

祝枝山：哇!好精彩，真是神乎其技呀!能看到唐兄如此精彩的表演，就是被你打死也值得。唐兄，你这叫什么名堂?

唐伯虎：小Case!这叫《雄鹰展翅、气吞天下》图。足以抵得你那三十万两。拜托你以后不要再来烦我。

祝枝山：一定一定。不过最让小弟我佩服唐兄的是，可以将我胸前的双点成花，双掌做树，屁股变石。前足成云，后足成山。哦，这只威风的老鹰是我身上的哪个部位画的?

唐伯虎：我用的是阁下的命根子。

祝枝山：果然不出我所料，真是雄壮热情，简直传神极了。

唐伯虎：(不屑的)却!我说的是老鹰嘴上的那只小虫，何来雄壮热情之有?去!

祝枝山：(自嘲地)也好，还带钩的。

<之五>、卖身葬父

----话说唐伯虎于船夫商定计策，来到华府门外----

唐伯虎：戏要上演了，等一下你打死都不能动噢。

船夫:你说过卖了多少钱都给我得,不许赖皮喔.

唐伯虎:唉,以你的智慧,唬得了你吗?

船夫:那倒也是.

(船夫躺到车上反白眼装死,唐伯虎跪在地上大喊)

唐伯虎:哎!街坊邻居快出来啊,刚出炉得孝子大拍卖啊!不买也看看啊!~~

(秋香和石榴推门而出)

石榴:哎,这位小哥,你大清早在这儿卖身葬父,太不吉利了吧.

唐伯虎:唉,我也不想啊.

秋香:哎?我们好象见过吧,你看起来好面善喔.

石榴:是吗?

唐伯虎:所谓相逢何必曾相识,求两位姐姐可怜可怜我吧.

石榴:真是好惨啊,我们正好缺个下人,我看就.....

(镜头转,一个衣衫褴褛得男子推着一车尸体出场,车上一牌书"卖身葬冢家")

男子:我好惨啊!~~卖身葬全家啊!!~~(咳嗽,手巾上全是血)

唐伯虎:不会吧!

男子:两位姑娘可怜可怜我吧,我一家六口一晚上全死光了,我身染十级肺癆,半卖半送,你就买了我吧!

秋香:你看他可怜多了,我们就把他买回华府吧好不好?

石榴:那就买他吧.

唐伯虎:姐姐,我先来的耶.

秋香:这不是先来后到的问题嘛.

石榴:对呀,人家死了六个,你家才死一个,我也很想帮你,但是我真的很为难嘛!

唐伯虎:可是我也很惨呀!

石榴:你有什么比他更惨的快说出来啊.

唐伯虎:我...这...你看我这几天没剪指甲,里面全是黑泥,难道这还不够惨吗?

(说话间那男子的狗呜咽一声倒在他脚下)

男子:旺财!...旺财!你不能死啊旺财!!你跟我那么久,对我有请有义,肝胆相照,倒现在我连餐饱饭没让你吃过,我对不起你呀旺财!!~~

(此时一只蟑螂在秋香脚下爬过)

唐伯虎:恩?小心啊!

(秋香一惊将蟑螂踩死)

唐伯虎:哎呀!(捻起蟑螂)小强,小强你怎么了小强!!小强你不能死啊!我跟你相依为命同甘共苦,这么多年,我一直把你当成亲生骨肉一样教你养你,想不到今天白发人送黑发人,啊!!~~~

石榴:秋香姐,她们两个都这么惨,怎么办呀?

秋香:看看再说.

石榴:哦!

男子:妈的!

(唐伯虎也扔掉蟑螂,两人走近)

男子:大哥你别闹了,看看你那么干净,进去化个装再来吧.你看看我,烂命一条,满手烂疮,你怎么惨得过我啊?

唐伯虎:你不要跟我比,我最受不了人家跟我比了!

男子:跟你比又怎么样?

唐伯虎:你这是在逼我吗?你!

男子:你够我惨吗?

唐伯虎:靠!他妈的!(拣起一跟木棍用力往手臂一敲)哎呀!~你说你满手烂疮,现在我整条手都断了,谁比谁惨啊?

男子:你玩得太绝了吧!

唐伯虎:老子今天我跟你卯上了!

男子:我...我...老子陪你玩到底!妈的!来呀!(拿起木棍用力往自己脑袋打下)啊!~~(男子头破血流)嘿...哈...想跟我比,我连命都不要了,看你怎么跟我比!!谁敢比我惨啊?(倒地身亡)

唐伯虎:好小子,算你惨,我们后会有期啦!(欲走)

石榴:哎呀!那个人死了,只有买你了.

唐伯虎:是吗?

石榴: 是呀.
唐伯虎: 那你再加五两.
石榴: 你坐地起价呀!
唐伯虎: 不是, 我是想把那位老兄埋了.
石榴: 真是个好人的, 就买他吧.
秋香: 石榴, 你说买就买呀, 我们还得问过夫人才能决定呢. 你还是明天再来吧.
(秋香和石榴进府)
唐伯虎: 秋香姐, 辛苦你啦!
(秋香回眸一笑)
唐伯虎: (暗想) 还没进府就开始挑逗我啦! 嘿嘿, 老妈你儿子行啦!!~~(V)

<之六>、冤情

唐伯虎: 禀夫人, 小人本住在苏州的城边,
 家中有屋又有田, 生活乐无边,
 谁知那唐伯虎, 他蛮横不留情,
 勾结官府目无天, 占我大屋夺我田,
 我爷爷跟他来翻脸, 惨被他一棍来打扁,
 我奶奶骂他欺骗善民, 反被他捉进了唐府,
 强奸了一百遍, 一百遍, 最后她悬梁自尽遗恨人间。
 他还将我父子, 逐出了家园, 流落到江边,
 我为求养老爹, 只有独自行乞在庙前,
 谁知那唐伯虎, 他实在太阴险
 知道此情形, 竟派人来暗算, 把我父子狂殴在市前,
 小人身壮健, 残命得留存, 可怜老父他魂归天,
 为求葬老爹, 唯有卖身为奴自作贱,
 一面勤赚钱, 一面读书篇,
 发誓把功名显, 手刃仇人意志坚!
 从此唐寅诗集在身边, 我铭记此仇不共戴天!!!

<之六>、先生先请

先生: 哼哼, 嗯? 华文, 华武, 你们两个跪在地上所为何事?
 华文华武: 我们在拜大哥!
 先生: 你区区一个书僮何德何能能成为大哥呢?
 唐伯虎: 在下无德无能只是开个玩笑, 望老师见谅!
 华文华武: 不行啊, 华安, 我们跟定你了!
 先生: 年轻人, 你跟我抢饭碗, 你哪个道上的?
 唐伯虎: 还没请教.....
 先生: 教上教。
 唐伯虎: 先请而后教.....
 先生: 教后而先请
 唐伯虎: 先请而先教.....
 先生: 后教而先请
 唐伯虎: 再说我就要教了?
 先生: 哎? 不许教, 本夫子原籍三水, 现为华府首籍西宝, 手执白纸扇! 你哪个单位的?
 唐伯虎: 我原籍苏州, 现任华府伴读小书童, 门前一对双花大红棍!
 先生: 我呸! 你大过我?

(老先生脱去上衣,露出纹身)

众人:啊?

先生:我左青龙,右白虎,老牛在腰间,龙头在胸口,人挡杀人,佛挡杀佛!

(先生从腰间抽出一把砍刀,跃到门后)

老爷:华文,华武!

(华老爷推门而入,正好将教书先生杀死)

<之七>

唐伯虎:还好拼命护住了脸,我英俊的相貌才得以保存,今天晚上要向她来表白,看她秋香动情不动情。

[中了一拳]

唐伯虎:是谁打我

石榴:是我风华绝代万人景仰的石榴姐

唐伯虎:我跟你无怨无仇,你为什么。。。

[又中一拳]

唐伯虎:为什么?

石榴:为什么?因为你该打,你偷画我暗恋我的事情大家知道了,你让我以后怎么见人呀,我干脆死了算了。。

唐伯虎:这我没意见。

石榴:你想和我一块死,做一对同命鸳鸯呀,我呸,我还没打算接收你的爱呢。

唐伯虎:石榴姐,你搞错了,其实我对你就像对我老娘一样尊重。。。

石榴:天哪,你竟然爱上你的老娘,这么大逆不道,丧尽天良的事情。。实在是太刺激了。

唐伯虎:啊?!

石榴:来吧,快来吧,我还没试过这么刺激的。。。

唐伯虎:石榴姐,干什么。。。

[将石榴姐推开,石榴顺势躺在地上]

石榴:不要因为我是娇花而怜惜我,快来吧。。。。

[石榴一脚被踩昏过去]

贼甲:一来就看到这么恶心的,真倒霉。

贼乙:听说春夏秋冬四香个个貌美如花,尤其那个秋香更是要人老命。

贼丙:秋香当然是让给大哥了。

贼甲:大哥,这个怎么办,杀了吧。。

贼老大:哎,这对狗男女也算是同道中人,打昏算了。

唐伯虎:且慢,如果小弟没猜错的话,四位就是闻名江南的四大淫侠。

四贼:正是,我们就是东淫西贱南偷北色的四大淫侠

唐伯虎:哎呀呀,小弟我就是玉树临风胜潘安,一树梨花压海棠的小淫虫周伯通。

贼甲:没听说过。

贼老大:哎,这位连这种货色也敢上,小淫虫的称号当之无愧。

唐伯虎:小case了,再烂的我都玩过。

贼老大:哦,那我该尊称你一句大哥了。

唐伯虎:不敢当不敢当,听说四位大哥要进去玩一玩秋香,那就让小弟带路吧。

贼老大:怎么,你想来第二波,

唐伯虎:呵呵

贼老大:你就第一吧。

贼老大:把鞋底擦干净,不要留下脚印啊。。

[依次从石榴身上走过]

<之八>、对诗

宁王：素闻太师才高八斗，我有一个参谋将军想跟你切磋切磋！

华夫人：我们老爷怎么可以以大欺小呢？

华太师：是呀，是呀！

参谋：文学切磋是不分辈份的！

宁王：就是嘛，玩玩而已！不过如果你对不出来，别怪我发飙！出对！

参谋：一乡二里共三夫子，不识四书五经六义，竟敢教七八九子，十分大胆！

宁王：对呀，怎么不对呢，你不给我面子，我可真的要发飙！

华安：让我来试试！

华安：十室九贫，凑得八两七钱六分五毫四厘，尚且三心二意一等下流！

宁王：好工整啊！

华太师：华安，你来得正是时候啊！

华安：没事没事，没事！

宁王：嗯！

参谋：在下是七省文状元兼参谋将军，绰号“对王之王”的对穿肠，阁下是？

华安：小弟读过两年书，尘世中一个迷途小书僮，华安！

参谋：好，我就来会一会你！

（两人对立许久，相互一个飞吻，众人皆倒）

华安：对不起，我俩惺惺相惜，情不自禁。

参谋：言归正传，我们开始了！

参谋：图画里，龙不吟虎不啸，小小书僮可笑可笑！

华安：棋盘里，车无轮马无缰，叫声将军提防提防！

众人：好好，对得好！

参谋：莺莺燕燕翠红红处处融融洽洽！

华安：雨雨风风花花叶叶年年暮暮朝朝！

众人：华安真行呀，华安好棒啊！

宁王：快出对，对死他，对死他！

参谋：十口心思，思君思国思社稷！

华安：八目共赏，赏花赏月赏秋香！

众人：好，好--- ---

参谋：我堂堂参谋将军会输给你个书僮？

参谋：你家横头来种树！

华安：汝家澡盆来配鱼！

参谋：鱼肥果熟入我肚！

华安：你老娘来亲下厨！

参谋：啊？

（参谋将军后退数步，口吐鲜血）

华安：对对儿本为消遣作乐，今日穿肠兄竟然对出几十两血，可谓空前绝后，小弟佩服佩服！

《大内密探零零发》

话说阿发被赶出紫禁城后，隐居家中做妇科圣手。

大婶：大夫，我。

阿发：我开点药给你好--吗？

大婶：不要那么急嘛，先听我说完哪里不舒服啊。

阿发：有什么不舒服都得开药，没有别的办法可行啦。拿药！给钱！送客！

大婶：大夫，我大老远来到这儿，你让我说完哪里不舒服，拜托你啦，让我说嘛。

阿发：我让你说回你家，一路说，到你家还没说完的话再从头说一次。下一位。

少妇甲：大夫，我好不舒服喔。

阿发：我开点药给你好--吗？

少妇甲：我手脚冰冷，头昏发热，气虚血弱，有时候蹲下来再站起来还会头晕。

阿发：那没办法啦，连药都省啦，回去准备办后事吧。

少妇甲：有这么严重吗？会不会是女人一个月一次失血过多，贫血怕冷，生病或者产后失调呢？

阿发：有什么根据呢？

少妇甲：所谓脉像元静，血不养汗，舌头发白，血不养肝嘛。

阿发：那应该怎--么医治呢？

少妇甲：哼，很简单。应该用天南星五钱，百合一钱半，土丑星麻两钱，史君子八分，夏枯草一两，以款冬花做药引，运用文武火反复互煎。

阿发：哦！

少妇甲：(抓药)药已经抓好了，用八碗水煎成一碗，药到病除！

阿发：(给钱，接过药)多谢大夫。下一--位？(搔头)少妇乙：大夫，我心里好不舒服噢。

阿发：开点药给你好---吗？

少妇乙：我家那个死鬼在外面养小老婆，(阿发心头一惊)说他两句就动手打人。虽然粗暴的男人会令我感到刺激，但我实在受不了，受不了啦！(躺下，用脚在桌子底下撩阿发)大夫，你粗不粗暴啊？

阿发：呃.....呵呵.....看情况吧，呵呵.....可以挺粗的。

少妇乙：(趴到椅子上)我老公在外面玩，我也要玩给他看！(咆哮)来吧，看你有多粗！(咆哮)

阿发：(转头)老婆！

嘉玲：什么事啊？(看见少妇乙，少妇乙呆住)啊？

阿发：这位姑娘.....叫我帮忙。

嘉玲：医者父母心嘛，能帮的话你就帮咯。

阿发：哦。（解衣服）

嘉玲：这位姑娘，手脚撑了那么久，累不累啊？我煮个面给你吃好吗？

少妇乙：我走了。（离开）

阿发：老婆，我乖不乖啊？

嘉玲：我来了你当然乖啦。